

# 武汉体育学院

## 硕士学位论文

( 学 术 型 学 位 论 文 )

论文题目：再现·唤醒·传承：媒介记忆  
视角下奥运纪录片的记忆呈现  
与意义生产（2000—2023）

研 究 生：王亚丹

导 师：吴丹（副教授）

专 业：新闻传播学

研究方向：体育传播

2024 年 5 月

分类号：G

学校代码： 10522

学 号： 2021410077

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再现·唤醒·传承：媒介记忆视角下  
奥运纪录片的记忆呈现与意义生产  
(2000—2023)**

申请人姓名：王亚丹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吴丹（副教授）

申请学位类别：文学硕士

学科专业名称：新闻传播学

研究方向：体育传播

论文答辩日期：2024 年 5 月 20 日

学位授予单位：武汉体育学院

学位授予日期： 年 月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_\_\_\_\_

**Reproduction, Awakening, and Inheritance: Memory  
Presentation and Meaning Production in Olympic  
Document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Memory  
(2000-2023)**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Candidate: Wang yadan**

**Supervisor: Wu dan**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 摘要

在被媒介包罗一切的现实环境中，媒介与记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由于纪录片这一媒介的非虚构特性使其成为呈现和建构记忆的重要载体，纪录片不仅是对历史的再现，更是对记忆的唤醒和重塑。随着我国成功举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与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以奥运为题材的纪录片层出不穷。奥运纪录片作为一种记忆“文本”，通过对奥运历史事件的追溯与回顾呈现和建构记忆，是中华民族共享记忆的重要来源。本文以新世纪以来我国 38 部奥运主题纪录片为研究对象，以媒介记忆为理论视角，运用文本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对奥运纪录片记忆建构的内容、路径以及价值进行分析，探讨媒介记忆视角下奥运纪录片的未来进路。

研究发现：奥运纪录片呈现了英雄成就记忆、国家发展记忆、奥运历史记忆三个维度的记忆内容，主要通过四条可行路径构建记忆内容：一是主体层面，亲历者与复述者结合丰富记忆内容；二是叙事层面，宏大与微观联动搭建记忆框架；三是场景层面，时间与空间并重建构记忆之场；四是声音层面，人声与音乐结合引发记忆共鸣。基于以上记忆的建构得出奥运纪录片记忆建构的意义生产：微观层面，从个体到群体建构身份共同体；中观层面，从个体到集体塑造记忆共同体；宏观层面，从历史到当下建构家国共同体。从未来进路的展望出发，奥运纪录片在建构记忆时应聚焦多维度记忆对抗遗忘、强化周期性记忆抵抗消亡、构建全球性记忆引发共鸣。

**关键词：**媒介记忆；奥运纪录片；记忆呈现；意义生产

## Abstract

In the real environment where everything is covered by the media,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dia and memory, especially because the non-fi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cumentary medium make it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presenting and constructing memory, which is not only the reproduction of history, but also the awakening and remodeling of memory. With China's successful hosting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documentaries with Olympic themes. As a kind of memory "text", Olympic documentarie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hared memories for the Chinese nation, presenting and constructing memories through retrospecting and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Olympic Games. This paper takes 38 Olympic-themed documentaries in Chi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akes media memory a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uses text analysis method,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paths and values of the memory construction of Olympic documentaries, and explores the future progress of Olympic documentar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memory.

The study found that Olympic documentaries present three dimensions of memory content: memory of heroes' achievements, memo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memory of Olympic history, which are mainly constructed through four feasible paths: firstly, at the subject level, the combination of those who experienced the event and those who retold it enriches the memory content; secondly, at the narrative level,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macro and the micro builds up the memory framework; thirdly, at the scene level, the concurrence of time and space builds up the memory field; and fourthly, at the voice level, the combination of human voice and music triggers the resonance of memory. Fourth, sound, the combination of human voice and music triggers the resonance of memory. Based on the above memory construction, the meaning production of Olympic documentary memory construction is derived: at the micro level, from individual to group to construct the identity community; at the meso level, from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to shape the memory community; and at the macro level, from history to the present to construct the family and country community. From the outlook of future progress, Olympic documentaries should focus on multi-dimensional

memory to fight against forgetting, strengthen cyclical memory to resist extinction, and build global memory to trigger resonance when constructing memory.

**Keywords:** Media memory, Olympic documentary, Memory presentation, Meaning production

## 目 录

一、绪论.....	1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研究背景.....	1
2.研究意义.....	1
(二)理论基础.....	3
1.媒介记忆理论的源起.....	3
2.媒介记忆理论的内核及特点.....	4
3.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	5
(三)文献综述.....	5
1.媒介记忆研究.....	5
2.体育纪录片研究.....	8
(四)研究设计.....	11
1.研究对象.....	11
2.研究问题.....	11
3.研究方法.....	12
二、记忆的再现:奥运纪录片记忆维度的全景呈现.....	15
(一)英雄成就记忆.....	16
(二)国家发展记忆.....	18
(三)奥运历史记忆.....	19
三、记忆的唤醒:奥运纪录片记忆建构的多元路径.....	22
(一)主体建构:亲历与复述结合丰富记忆内容.....	22
1.亲历者的经历再现历史真实.....	23
2.复述者的视野延伸记忆范围.....	25
(二)叙事建构:宏大与微观联动搭建记忆框架.....	26
1.宏大叙事:拓展记忆空间.....	26
2.微观叙事:捕捉记忆微光.....	27
(三)场景建构:时间与空间并重建构记忆之场.....	28
1.被经历的时间:回溯历史强化记忆场景.....	29
2.被唤醒的空间:空间场所塑造记忆之场.....	29
(四)声音建构:人声与音乐结合引发记忆共鸣.....	33
1.同期声:呈现客观记忆.....	34
2.解说词:补充记忆细节.....	35
3.背景音乐:渲染记忆氛围.....	37
四、记忆的传承:奥运纪录片记忆建构的意义生产.....	38

(一)个体层面:从个人到群体建构身份共同体.....	38
(二)社会层面:从个体到集体塑造记忆共同体.....	39
(三)国家层面:从历史到当下建构家国共同体.....	39
五、未来进路:媒介记忆视角下奥运纪录片何以建构记忆? .....	41
(一)微观层面:聚焦多维度记忆对抗遗忘.....	41
(二)中观层面:强化周期性记忆抵抗消亡.....	42
(三)宏观层面:构建全球性记忆引发共鸣.....	43
六、结语.....	44
参考文献.....	45
附录:奥运纪录片一览表(2000-2023) .....	50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1. 研究背景

自中国获得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主办权以来，出现了许多以奥运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众多以奥运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纪录片能够深刻、真实、全景式地反映奥运会，是记录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要媒介之一，担任着记录奥运赛事和传承奥运精神的职责。在文化强国与体育强国的双重背景下，奥运纪录片承载着共同体想象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使命。我国奥运纪录片记录了中国奥运的发展历程，从刘长春一个人参加奥运，到中国女排五连冠，再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奥运纪录片记录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是我们国家的“奥运相册”，使我们共同重温中国走过的艰辛而又辉煌的奥运历程，构筑起我们对于奥运以及中国发展的“鲜活记忆”。在个体、社会及国家层面，记忆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奥运纪录片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结合媒介记忆理论，将媒介记忆的实践性与奥运纪录片相结合，深入探讨奥运纪录片呈现了哪些维度的记忆内容？这些记忆又是如何被延续下来的？即奥运影像如何把历史经验形塑为媒介记忆，最终彰显了怎样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奥运纪录片记忆建构的未来进路，以期传承奥运精神、凝聚社会力量、塑造国家认同提供价值参考。

#### 2. 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第一，目前学术界对奥运题材纪录片的研究视角较为单薄，大多从叙事层面展开研究，且更多从单部纪录片角度进行“个案研究”，本文将媒介记忆理论引入奥运纪录片研究，试图分析奥运纪录片如何建构记忆以及记忆的意义生产，为奥运纪录片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奥运传播的理论视角。第二，学术界对媒介记忆的研究已颇有建树，主要集中于报纸、电影、电视剧等媒介的记忆建构，而从纪录片角度对媒介记忆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媒介记忆与纪录片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影像媒介记忆的研究补充和丰富案例材料，使媒介记忆的研究维度更加多元。

## (2) 现实意义

21 世纪以来,中国体育正以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稳步推进,假若一味向前而忽略过往,将会割裂当下与过去,个体记忆内容也易因此发生偏颇,造成记忆失语的危机。新世纪以来的奥运纪录片是对过往中国奥运历程甚至是世界奥运史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弘扬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社会、国家都意义非凡。

### ①个体层面:避免失忆与填补记忆空白

在社会学层面,失忆是指社会成员对过去事件或历史的遗忘和忽视,以及选择性记忆导致的记忆偏差。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世界性的体育盛会,其背后的故事承载着各个国家的国家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记忆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国家历史文化和社会文明有着重要的传承与延续作用,而一个民族只有对其历史文化进行延续与传承,才能形成民族凝聚力。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举办期间具有较高的知晓度,但其背后的人物主体和某些相关事件的传播度却不尽人意,随着历史的渐行渐远,民众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记忆正逐渐变得模糊。纪录片因其具象化的表达和持续呈现的动态影像特点,成为再现奥运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还原真实的场景,为受众提供直观的空间场景。与书面文字相比,纪录片能够更直接地与过去联系,让受众通过视觉和情感上的共鸣到达另一个人的记忆体验中,从而形成假肢记忆<sup>[1]</sup>。以真实性为原则的奥运纪录片是受众关于奥运记忆的经验来源,对于没有亲身经历奥运会的大多数受众来说,奥运纪录片成为其共享历史的重要媒介。

### ②社会层面:检示当下与延续奥运精神

奥运的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申办奥运、筹办奥运,还是参加奥运、举办奥运,都留下了时代发展的印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亲历者与观看者都有责任关注奥运,从中国参与奥运的每一个阶段中总结经验,从而检示当下。每一个民族社会的历史演进都是以民族精神的不断壮大为支撑的,而奥林匹克精神同时也彰显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奥运纪录片对奥运历史的真实书写,使奥运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使有关奥运的集体记忆得以共享与传承。

### ③国家层面:追溯历史与塑造国家形象

一个国家的形象与过去的历史积累密切相关,奥运纪录片中的记忆是对过去实践的积累,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媒介,核心价值在于其所遵循的真实性原则,这一原则使其成为记录历史文化和社会面貌的重要载体。对于国民而言,

纪录片是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来源；而对于“他者”，纪录片则是了解中国的国家相册。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历经波折、苦难的历史，中国也曾被冠以“东亚病夫”之名，而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历程承载着中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运动员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行为也隐含着一定的政治涵义，这是世界重新认知中国的重要渠道。奥运纪录片在回顾中国百年奥运历程的同时，也补充和丰富了相关历史资料，使全体中国人铭记中国崛起的艰难困苦与辉煌经历，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下进一步塑造国家形象。

## （二）理论基础

### 1. 媒介记忆理论的源起

记忆是人类大脑中一种重要的机制，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保存、重现和重新认知过去的经历，并为我们的思考、想象和其它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提供基础<sup>[2]</sup>。记忆领域的学术研究源自心理学领域，自 19 世纪 20 年代起，学界对人类记忆的研究逐渐从心理学领域扩展至社会学领域<sup>[3]</sup>，出现了由个人主义向注重社会性、文化性的转变趋势。1925 年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将传播这一要素纳入记忆研究范畴，在其著作《记忆的集体框架》中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指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之中，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sup>[4]</sup>，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记忆研究超越个体心理的层面。美国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认为集体记忆研究忽视了社会对记忆的影响，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提出了区别于集体记忆的社会记忆概念，强调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对记忆的渗透力<sup>[5]</sup>。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指出记忆并非仅仅存在于语言和书面文字中，还潜藏在博物馆、仪式、节日等各种文化载体之中。由此可见，记忆在社会科学领域经历了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的发展阶段。

在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理论视角下，学界对记忆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多面体，任何记忆的书写和传承都与某一载体密不可分，而媒介作为记忆的载体，更是贯穿记忆研究的整个过程。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信息采集、加工、传播的功能正在慢慢减弱，而作为各种记忆的“仓库功能”和“银行功能”却在缓慢强化<sup>[6]</sup>。媒介成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

忆等各种记忆的载体渠道。由此，媒介记忆理论在记忆研究领域应运而生。

## 2. 媒介记忆理论的内核及特点

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可视为相互拓展、交融的过程。学者邵培仁认为媒介记忆是指媒介具有保留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和属性，人类通过媒介再现过去的事件，以此影响个体、集体和社会记忆<sup>[7]</sup>。学者邵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媒介记忆的概念，他指出媒介记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媒介与记忆的结合，而应是更为广义的“媒介即记忆”，即媒介已经融入人类日常中，人类基于对日常生活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存储，形成了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平台，该平台成为贯穿人类记忆的重要载体，辐射到人类记忆的整个过程<sup>[8]</sup>。媒介记忆凭借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稳定性，使记忆的共享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延伸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实现了它们之间的整合、连接，在个体、集体和社会记忆缺失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补充和“修复”。媒介记忆研究与其他记忆研究存在着密切的交融关系，这种交融导致媒介记忆研究的复杂化，使得当前尚未形成普遍、统一的研究范式，但媒介记忆理论在本质上呈现出一种“媒介中介观”的趋向，即媒介通过再现“过去”，对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产生深远影响，进而构建受众的认同感。然而，媒介记忆并不仅仅是对“过去”本身的还原，而是立足于当下的情境和需求不断重构。

由此可以看出，媒介记忆是依托媒体机构，借助相关信息符号，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进行延伸、连接和整合，这是一种影响社会个体记忆生成的媒介话语实践。媒介记忆的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媒介记忆具有真实性。无论是对当下的呈现还是对历史的追溯，媒介记忆只有以真实发生的事件作为记忆内容，受众的生活体验才能与记忆相互印证，从而强化媒介记忆的影响力。第二，媒介记忆具有建构性。媒介依据当下的社会环境对“过去”进行回溯、重现、诠释与建构，使社会主体回忆过去、理解当下。时间和空间是建构媒介记忆的关键要素：时间要素可分为对过去事件的追溯记忆和记录正在发生事件的当下记忆，通过对特定时间节点下记忆的提取，再现历史的纵向变迁，使过去的价值观念得以延续；空间是社会个体界定记忆边界的重要参考点<sup>[9]</sup>，具有可视化和可体验的特点，实体空间、仪式空间、生活空间是媒介记忆中空间标识的关键要素。在时间和空间的聚合作用下，社会个体得以回溯历史、理解当下并展望未来。

### 3. 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

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促使媒介记忆理论进入数字记忆时代，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媒介记忆的外延得到扩展，“不存在”的记忆也被纳入其中<sup>[10]</sup>。学者艾莉森·兰斯伯格提出了“假肢记忆”，具体是指个体与没有经历过的事件产生共鸣，获得更深刻的感受，“假肢记忆”通常以博物馆、影视作品等文化产品为基础。数字记忆使记忆的提取与传播更加便利，但同时也更容易被遗忘，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意味着媒介即将面临失忆<sup>[11]</sup>。数字记忆时代，记忆障碍与失真日益加剧<sup>[12]</sup>，媒介失忆可能吞没乃至终结人类的历史。

当今，各学科之间的研究走向融合渗透的发展趋势，记忆研究在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由于学界对记忆研究的关注点各不相同，催生出了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等记忆维度，这些记忆相互影响甚至有很多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此外，还有学者对消逝的网站及其记忆展开研究，为互联网记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sup>[13]</sup>，互联网记忆更侧重记忆的动态性。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而人类所有的记忆都与媒介记忆密切相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人类记忆的研究都可以纳入媒介记忆研究的范畴。

## （三）文献综述

### 1. 媒介记忆研究

学界对记忆的研究始于心理学领域，19世纪20年代学界对记忆研究的关注从心理学领域逐渐拓展到社会学领域（俞燕琳，2021）<sup>[14]</sup>。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贯穿人们的日常生活，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也逐渐兴起。

#### （1）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最早始于西方，目前国外学者对媒介记忆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媒介记忆理论研究。**美国学者卡罗琳·凯奇于2005年首次提出“媒体记忆”这一概念，在其著作《美国报刊史》中，指出报刊杂志对于社会舆论、国家历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探讨了媒体作为“记忆代理”与其他领域的交流互动（Carolyn Kitch，2005）<sup>[15]</sup>。2011年以色列学者在其著作中第一次对媒介记忆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对其与集体记忆的相互作用进行探讨，强调媒介不只是一

个渠道，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周颖，2014）<sup>[16]</sup>。**第二，媒介对历史记忆、社会记忆等的塑造。**此类研究多以新闻文本或电视文本中的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有学者以美国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恐怖袭击这一历史事件为例，结合电视研究和记忆研究，指出瑞典电视将自己宣传为连接性的“核心”，为观众提供回到创伤现场的机会，将周年纪念视为一种电子化的“记忆空间”，并提出了“电子纪念地”的概念（Lagerkvist A，2014）<sup>[17]</sup>。**第三，媒介塑造记忆的影响。**国外学者在这一方面主要持批判和肯定两种态度，学者 Motti-Neiger 围绕传统媒体和数字时代的媒体与集体记忆的关系展开，指出社交网络作为可访问的记忆档案，许多关于历史不准确的和被捏造的事情极易被塑造和传播（Motti Neiger，2020）<sup>[18]</sup>。另一方面，较多以电视节目为研究对象，指出媒体在国家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话语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Jia Ning，2021）<sup>[19]</sup>；而纪录片也可以构建更具包容性、社群性的集体记忆，叙事视角更加平等（Guzman Andrea L，2022）<sup>[20]</sup>。

##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始于 21 世纪初，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学者邵鹏对媒介记忆理论的研究成果丰富且更具代表性，其著作《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是国内首部分析西方记忆理论的学术著作，宏观地呈现了媒介记忆丰富繁杂的内容体系。以“媒介记忆”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该领域的第一篇相关论文为《媒介失忆现象不容忽视》，指出媒介正在一步步改变着人们记忆的方式（王瑜，2011）<sup>[21]</sup>，2014 年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开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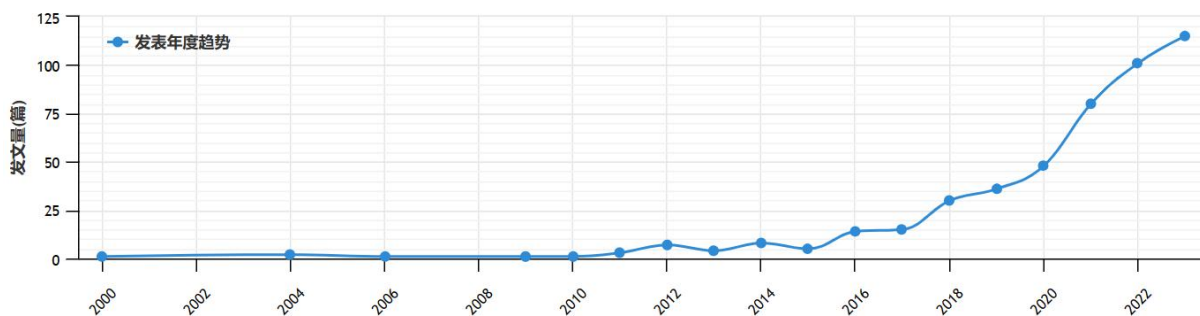


图 1-1 21 世纪以来国内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现状

对中国知网的相关检索进行整理可知，目前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媒介记忆的关系研究、历史事件的媒介记忆研究、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研究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媒介记忆的关系研究。**一是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关系探讨：有学者指

出媒介记忆作为一种记忆形式，与个体记忆和群体记忆产生了相互影响和互动的效果，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之间的交互记忆背后隐藏着我们难以预测的潜在风险（邵鹏，2012）<sup>[22]</sup>；学者江素珍则通过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关系考察，发现媒体中介下的个人记忆在“选择和遗忘”的偏好中获得了实现。二是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探讨：首先，媒介记忆延伸了集体记忆的建构空间，学者龚逸琳指出媒介场景中涌现出的一个个抗疫Vlog所形成的“记忆微光”，是对官方记忆书写主流叙事的一种补充（龚逸琳，2021）<sup>[23]</sup>；其次，不同的媒介形式对集体记忆的呈现方式不同，主流媒体对集体记忆的书写更为关注蕴含正能量和社会性的因素，而自媒体因其高度的开放性，对集体记忆的书写更具灵活性（陈蓓蓓，2021）<sup>[24]</sup>。

**第二，关于媒介的记忆建构研究。**主要探讨各类媒介作为记忆载体的重要作用，包括报刊、影像等媒介。一是报刊对媒介记忆的建构，作为承载信息的重要中介物，报刊承担着记录历史事件的重要责任，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灾难事件、战争事件、纪念事件等。其中，《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作为我国官方历史叙事的载体，以此报道为研究样本居多，王卫明通过分析《人民日报》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念话语，指出《人民日报》在历史记忆和媒介记忆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进一步触发了个体之间的共鸣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加强（王卫明，2022）<sup>[25]</sup>。学者许如邯在抗日战争的记忆建构中发现《新华日报》不仅是记录抗战历史的关键平台，同时也是战后唤起历史记忆的有效手段，这种记忆的书写是基于选择性的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许如邯，2022）<sup>[26]</sup>。还有学者从地方媒体入手，四川地方媒体在建构汶川地震的集体记忆时，记忆内容以“灾后重建”和“纪念活动”为主，同时揭示了媒介记忆的认同本质，即由地方认同扩展为国家认同（徐开彬，2018）<sup>[27]</sup>。二是影像作为媒介对记忆的建构，我国学者较多探讨影视剧和纪录片两种形式的媒介记忆。学者乔凤瑾指出政论片作为纪录片的重要分支，具有更深层次的记忆建构功能，是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途径（乔凤瑾，2022）<sup>[28]</sup>。还有学者以影视剧《觉醒年代》为研究对象，指出其采用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对历史进行了“有选择的刻写”，通过聚焦某些记忆使受众在记忆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赵钰琪，2023）<sup>[29]</sup>。

**第三，关于数字时代媒介记忆的发展研究。**一是数字时代媒介记忆的建构方式：学者罗彬指出与传统大众媒介记忆相比，数字技术下媒介记忆的建构方式呈现出新的特征：“官方记录”与“民众参与”的协作记忆成为媒介记忆的未来发展趋势（罗彬，2022）<sup>[30]</sup>。二是数字时代媒介记忆的变化：随着媒介记忆的全面数字化，过往的记忆都将通过

数字技术得到保留,使我们的个体、集体与社会记忆发生重大改变,且数字记忆已成为人类一切记忆的归宿(邵鹏,2016)<sup>[31]</sup>。三是数字时代如何应对“媒介失忆”之忧:有研究者提出数字空间易造成信息的破损从而导致媒介记忆出现记忆失真、媒介失忆等问题(周颖,2017)<sup>[32]</sup>;有学者则指出实体空间、影视作品、移动端视频这三种视听媒介装置通过记忆连接、记忆实践、记忆再生能够使逝去的历史和生活重现(曾一果,2023)<sup>[33]</sup>。

### (3) 文献述评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目前的媒介记忆研究较为丰富,为本文提供了充足而有力的理论支撑。第一,国内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集中在媒介记忆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等的交互关系,另外,将媒介作为记忆的载体,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对媒介如何建构记忆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底层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而对重要历史事件的探究不仅是国内学者进行媒介记忆研究的主要方向,也是国外学者对媒介记忆进行研究的重点方向。第二,将媒介作为记忆的中介这一方向,主要集中于报纸、影像,而从纪录片角度对媒介记忆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三,随着媒介技术和数字化的不断迭代发展,数字记忆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化的重大趋势,针对媒介失忆的一系列现象,将媒介记忆与数字记忆勾连起来,延伸了媒介记忆研究的新视野和方向。

## 2. 体育纪录片研究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奥运纪录片,但笔者在知网上以“奥运纪录片”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相关研究并不多。奥运纪录片本身属于体育纪录片范畴,因此本文将这一部分文献梳理的范畴扩大至体育纪录片,在梳理体育纪录片相关研究中,必将涉及奥运纪录片。

### (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体育纪录片研究起步较早,学者Ian McDonald首次将纪录片中的体育现象作为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予以探讨,展现了体育纪录片在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Ian McDonald, 2012)<sup>[34]</sup>。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与体育的关系(Juan Carlos Rodriguez, 2014)、性别与体育的关系(McQuarrie, 2013)以及体育纪录片的商业化运作(Joshua Malitsky, 2014)。古巴体育纪录片展示了对于古巴革命的理解,为探讨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解体后所面临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议题提供了基础



(Juan Carlos Rodriguez, 2014)<sup>[35]</sup>; McQuarrie在《Gender and genre in sports documentaries》(体育纪录片中的性别与体裁)中阐释了体育与性别的关系(McQuarrie, 2013)<sup>[36]</sup>; 学者Malitsky在《Knowing Sports: The Logic of the Contemporary Sports Documentary》中通过对ESPN的系列纪录片进行分析,指出体育与纪录片主要通过资本整合、视觉奇观、个体表达、叙事手段、媒体反思体育这五个方式实现融合(Joshua Malitsky, 2014)<sup>[37]</sup>; 还有学者指出体育纪录片与教育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关联(Luke Rodesiler, 2014)<sup>[38]</sup>。Sheppard Samantha N., Vngan Travis则在《Sporting Realities: Critical Readings of the Sports Documentary》一书中深入探讨了体育纪录片在历史、文化、地理等多重因素下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审美体验以及政治面貌(Sheppard Samantha N., and Travis Vogan, 2020)<sup>[39]</sup>。

## (2)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体育事业正处于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阶段,自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体育纪录片飞速发展,题材也更加多样化,我国学者对体育纪录片的研究也开始增多,主要表现在体育纪录片发展历史研究、体育纪录片叙事研究两个方面。

**一是体育纪录片发展历史研究。**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主要从体育纪录片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发展历程展开。一方面,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体育纪录片的发展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如学者单万里、倪沫分别在其著作《中国纪录电影史》(单万里,2005)<sup>[40]</sup>和《中国体育电影史》(倪沫,2008)<sup>[41]</sup>中对我国体育纪录片做了详尽梳理;还有学者将其分为具体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体育纪录片可以分为政治化、人文化、融合化三个发展历程,并指出中国体育纪录片与体育、社会、政治存在多维互动关系,全民健身热潮将推动体育纪录片迎来新的高潮(王庆福,2019)<sup>[42]</sup>。另一方面,学者对体育纪录片发展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新中国体育纪录片的发展受到体育事业、政治环境、纪录电影形式三个方面的影响(周鼎,2008)<sup>[43]</sup>;还有学者指出早期的中国体育纪录片由于科技发展和政治等原因,其发展进程明显受阻,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展,官方纪录片《筑梦2008》为中国体育纪录片迎来了新的里程碑(蒋文雯,2009)<sup>[44]</sup>。

**二是体育纪录片的叙事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以奥运纪录片和学生个人创作的体育纪录片为研究对象。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这不仅是国家体育事业的一次巨大飞跃,更是中国文化、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随着北京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关于奥运的体育纪录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题材和内容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多数研究是对某一部奥运纪录片展开叙事分析,有学者以奥运纪录片《从北京到北京》为例,指出一部优秀的体育纪录片创作需要着重关注叙事视角、策略、选择、结构等方面(张兴动,2022)<sup>[45]</sup>。学者翁晓华将目光聚焦纪录片《闭环下的五环》,指出其以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和去中心化的边缘叙事手法表现重大主题(翁晓华,2022)<sup>[46]</sup>。还有学者通过多模态话语探讨奥运纪录片的影像叙事、语言叙事、意义叙事(杨泽生,2021)<sup>[47]</sup>。

此外,还有学者对体育纪录片的文化意涵展开研究。体育纪录片不仅是对体育赛事的简单记录,更是文化的载体,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有学者以2008年北京奥运纪录片为研究对象,发现该纪录片呈现出了爱国主义、顽强拼搏、乐观自信、公平竞争、人文奥运五种体育精神(顾彬,2017)<sup>[48]</sup>。

### (3) 文献述评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体育纪录片的研究具有更广泛和深入的视角,不仅关注体育纪录片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将视角延伸至体育纪录片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政治等深层次议题;而国内学者则更注重在微观与中观层面对体育纪录片进行探讨:在中观层面侧重探讨体育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在微观层面侧重体育纪录片的叙事研究。另外,国内目前关于体育纪录片的研究相比国外是较为缺乏的,在现有的文献当中,有半数是学生个人作品的创作研究,这表明我国个人创作数量有所上升,但整体上缺乏体育纪录片理论层面的研究。除此之外,我国学界对奥运纪录片的研究视角较为单薄,大多从叙事层面展开研究,且更多是从单部纪录片角度进行“个案研究”,这样的研究有一定价值,但不够宏观,也缺乏历史视角,由此可见,学术界对奥运纪录片的记忆研究还较为稀缺,亟待学者们去开拓。

笔者以“体育纪录片”“记忆”和“奥运纪录片”“记忆”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国内相关研究较少。其中两篇文献分别以奥运纪录片《筑梦2008》和《从北京到北京》为研究对象,两者都从叙事角度分别探讨了奥运纪录片如何建构民族记忆和奥运记忆<sup>[49][50]</sup>。还有学者以中国女排纪录片为研究对象,通过话语理论分析其集体记忆建构的策略<sup>[51]</sup>。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关于体育纪录片与媒介记忆的关联性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奥运纪录片的记忆研究更是如此,足以见得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不足。

## （四）研究设计

### 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奥运纪录片为研究对象，选择样本的标准如下：（1）在类别上，选取以奥运为主题的纪录片，即能够反映奥林匹克历史发展脉络、赛场内外运动员生活状态、举办国筹办奥运等主题的纪录片。（2）在时间跨度上，由于中国关于奥运题材的影片起步较晚，在 2008 年以前几乎处于缺失的状态，直到中国获得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主办权之后，以奥运为主题的影片才得以蓬勃发展，因此本文选取 2001 年 7 月 13 日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以来的奥运纪录片；（3）在地区范围上，仅选取中国大陆出品的奥运纪录片；（4）在制作上，仅限于中央电视台与省级电视台所制作的奥运纪录片，不包括学生作品和市级及以下电视台的作品。

以“奥运纪录片”为关键词在 1905 电影网、百度视频、CCTV 节目官网等多个视频平台共检索到自 2001 年中国申奥成功以来的 38 部奥运纪录片，其中，笔者未搜集到《平安奥运》和《无与伦比的辉煌·北京奥运记忆》两部纪录片的影视资源，因此，共获得有效样本 571 集。但笔者依然将这两部纪录片纳入研究范围，因为通过纪录片的简介与相关评析内容依旧可以获取与本研究相关的信息。

### 2. 研究问题

纪录片中动态的影像连接着过去和现在，记忆也通过多样化的创作手法得以重构。纪录片凭借影像媒介的形式，成为社会和国家的记忆符码，而纪录片一旦完成拍摄并公开播映，就被“冻结”在当下的历史时刻。因此，本研究中奥运纪录片的媒介记忆虽是动态影像，但研究内容实际是被“冻结”起来的静态记忆<sup>[52]</sup>。本文对奥运纪录片的记忆建构展开研究，探讨奥运纪录片中记忆的维度、记忆如何延续以及记忆的意义生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1. 奥运纪录片呈现了什么样的媒介记忆？
2. 奥运纪录片把历史经验建构为记忆的路径有哪些？
3. 未来在媒介记忆视角下奥运纪录片该如何建构记忆？

3. 研究方法

(1) 内容分析法

本研究主要借助 DiVoMiner 数据挖掘与分析平台，它以内容分析法为设计核心，能够在线完成内容分析法的全部流程。首先，笔者利用该平台创建话题，将研究焦点明确化，并构建相应的数据库，为后续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奠定基础；其次，笔者将类目设置为主题、主体、场景、声音四个维度；再次，在正式编码前，从 571 个样本中随机抽取 10% 的样本导入到 Divominer 平台的测试库中，邀请两名编码员同时对 57 个样本进行人工编码，按照霍尔斯蒂指数，编码员之间的信度为 0.89，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符合信度标准，之后开始进行正式编码。

①主题类目：笔者对所选取的奥运纪录片进行逐集观看，将每一集纪录片的内容进行概念化命名，对相似的意义单元赋予相同的名称。首先，贴标签：以《筑梦 2008》为例，此片的主要内容是北京奥运会的筹办过程，《鸟巢》的主要内容是奥运场馆建设的故事，贴标签时分别将两部纪录片标记为“奥运会筹办过程”和“场馆建设”。其次，发现类属：将概念类属化，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如“奥运会筹办过程”“场馆建设”，这两个属于相似概念，将其合并为“赛场外部故事”。一级编码之后共形成 7 个类属，即“运动员参奥经历”“赛场外部故事”“奥运历史回顾”“冰雪运动发展”“奥运城市发展”“国家发展建设”及其他，此过程为一级编码。二级编码主要将核心类属与其他类属关联起来，核心类属由笔者在以上类属基础上提出更具概括性的类属，将已有的 6 个类属合并为三组，并将这三组类属进一步抽象为三个核心类属：“英雄成就记忆”“国家发展记忆”“奥运历史记忆”，如表 1-1 所示：

表 1-1 记忆主题类目表

记忆维度	主题	示例
英雄成就记忆	运动员参奥经历	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拼搏
	赛场外部故事	2022 北京冬奥筹备；奥运场馆建设；开幕式筹备； 2008 奥运安保
国家发展记忆	冰雪运动发展	民间冰雪运动；冰雪运动文化传承
	奥运城市发展	历届奥运举办国的体育；文化发展
	国家发展建设	京张高铁的建设
奥运历史记忆	奥运历史回顾	中国奥运史；奥运项目历史；古奥运史

②主体类目：人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是影像记忆的主体，奥运纪录片中的记忆主体主要分为亲历者和复述者，见表 1-2。

表 1-2 记忆主体类目表

类型	主体	示例
亲历者	运动员	谷爱凌、王濛、武大靖
	教练员	郎平、刘国梁
	普通民众	志愿者、群众、运动员父母
	国家建设者	鸟巢、冰丝带建筑师
	国家保卫者	安保人员
复述者	艺术创作者	开闭幕式工作人员
	学者	尼米亚学者、体育历史学家
	专家	英国奥运史专家

③场景类目：场景是群体存放记忆的场所与承载情感的媒介，奥运纪录片中的场景主要分为：建筑空间、仪式空间、生活空间，见表 1-3。

表 1-3 记忆场景类目表

场景	示例
建筑空间	鸟巢、冰丝带
仪式空间	开闭幕式、颁奖典礼
生活空间	运动员日常

④声音类目：声音是影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奥运纪录片中的声音主要包括：同期声、解说词和背景音乐。

## （2）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是一种深入探究文本内容背后含义和深层结构的研究方法，通常是对文字、图像、视频等不同的文本类型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文本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文化意义。具体而言，笔者将逐一观看所选择的奥运纪录片，从直观感受的角度研究奥运纪录片所呈现的媒介记忆，并结合相关简介、评析与解读对纪录片文本作进一步的分析思考。

### （3）多案例研究法

案例分析法是一种“以小见大”的分析方法，通过对具体、典型的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揭示出一般性的规律和问题。在本研究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奥运纪录片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从小处着手挖掘奥运纪录片的记忆呈现。

## 二、记忆的再现：奥运纪录片记忆维度的全景呈现

“记忆”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如果失去记忆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历史记忆都离不开媒介这一载体，媒介具有承载记忆的重要功能。通过对 38 部奥运纪录片的主题分析可以窥探奥运纪录片建构记忆的总体倾向，笔者对选取的奥运纪录片样本进行逐一观看、分析，将其分为 6 个主题：赛场外部故事、个人参奥经历、奥运历史回顾、冰雪运动发展、奥运城市发展、国家发展建设、其他。赛场外部故事主要包括 2022 北京冬奥筹备、奥运场馆建设、开幕式筹备等等；个人参奥经历涉及各国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拼搏；奥运历史回顾包括中国奥运史、奥运项目历史、古奥运史等等；冰雪运动发展涉及民间冰雪运动、冰雪运动文化传承等等；奥运城市发展则体现为历届奥运举办国的体育、文化发展；国家发展建设如我国京张高铁的建造等，见表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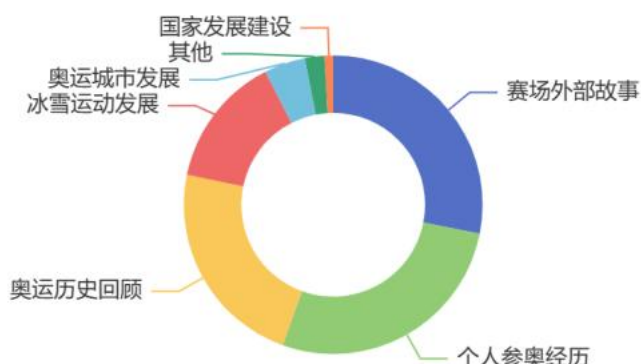


图 2-1 奥运纪录片的主题分类

从图 2-1 可以看出，个人参奥经历、奥运历史回顾、赛场外部故事、冰雪运动发展是记忆建构的主要内容。奥林匹克运动会离不开运动员个体的参与，笔者将个人参奥经历归入“英雄成就记忆”书写之中；赛场外部故事、冰雪运动发展、奥运城市发展、国家发展建设涉及中国所经历的苦难、自强与奋发，将其归入“国家发展记忆”的建构中；而奥运历史回顾则涉及中国奥运史以及世界奥运史，此类纪录片属于“奥运历史记忆”的建构。英雄成就记忆、国家发展记忆、奥运历史记忆构成奥运纪录片建构记忆的三个维度，这些记忆并非孤立存在，他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奥运的完整媒介记忆。

表 2-1 奥运纪录片的记忆呈现

记忆维度	内容主题	示例
英雄成就记忆	个人参奥经历	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拼搏
	赛场外部故事	2022 北京冬奥筹备；奥运场馆建设；开幕式筹备；2008 奥运安保
国家发展记忆	冰雪运动发展	民间冰雪运动；冰雪运动文化传承
	奥运城市发展	历届奥运举办国的体育；文化发展
	国家发展建设	京张高铁
奥运历史记忆	奥运历史回顾	中国奥运史；奥运项目历史；古奥运史

（一）英雄成就记忆

英雄成就记忆是奥运纪录片建构的一个重要记忆维度，而谁是“英雄”则成为英雄成就记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站在奥运赛场上就是英雄，为了梦想拼尽全力的奥运健儿就是英雄，他们的拼搏推进了中国奥运历史的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sup>[53]</sup>。

英雄成就记忆是对“依旧存活的历史”的挖掘与保护，对媒介记忆的构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记忆“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描绘出了奥运的“记忆版图”。奥林匹克文化中最根本的原则是以人为本、以运动员为本，根据这一原则，纪录片将镜头对准刘长春、王濛、刘翔等众多鲜活的奥运个体，记录他们的奥运故事，描绘他们在奥运历程中不断蜕变的人生轨迹，而他们的个体命运也与国家民族命运交织在一起。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刘长春在张学良的慷慨资助下，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成功代表中国跻身奥林匹克运动会。《悲壮的荣光》完整地再现了这些跌宕起伏的历程，作为运动员，刘长春热切期望在奥运会上一展身手，身为一名中国人，民族的荣誉和尊严也使他义无反顾，他在《大公报》上公开声称只要还有一份良知和热血存在，便全力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不做任何傀儡伪国的走狗。刘长春成为首个走进奥运赛场的“民族英雄”，他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奔跑不仅是个人的成就记忆，更是我国实现首个奥运梦想的记忆载体。





图 2-2 《悲壮的荣光》刘长春画面

《我们的奥林匹克》第一集《突破·1984》聚焦为国争光、获得冠军的运动员：获得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块金牌的许海峰、第一位摘得奥运击剑金牌的中国选手栾菊杰。刘长春、许海峰、栾菊杰等等都是中国奥运历史上众多“第一”记忆的集合，他们在国家危难时刻凭借其个体成就获得了一种国家资本，这种国家资本使得我国长期以来被视为“东亚病夫”的耻辱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消解。



图 2-3 《突破·1984》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许海峰颁发奖牌画面

《女排娘家》讲述了自 1981 年到 1986 年，中国女排连续五次夺冠，成为世界排球史上首个创造“五连冠”纪录的故事，“女排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亦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郎平归来》以中国女排教练郎平为主视角，她带领中国女排艰苦奋斗，从小组赛获得第四名到时隔 12 年再次夺得奥运金牌。中国女排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英雄群体，其英雄成就记忆的塑造过程，是记忆被选择的过程，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责任。

奥运纪录片对英雄的记忆书写不仅局限于国内参奥运动员，更将视角延伸至国际。

《传奇奥运》聚焦各国鲜为人知的运动员：古巴英雄奎罗特、澳大利亚短道速滑运动员斯蒂文、美国掷铁饼者阿尔·奥特等等。

## （二）国家发展记忆

发展，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探索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发展是应对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针对近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等各个领域成功地实现了改革和发展，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sup>[54]</sup>。奥运纪录片以影像与过往记忆相连接的历史画面真实地呈现奥运举办国、参与国与奥运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的风雨征程，推动历史事实的再现与还原，提取和唤醒国家发展中集体记忆，主要包括赛场外部故事、冰雪运动发展、奥运城市发展、国家发展建设。对于中国来说，多数奥运纪录片聚焦“双奥之城”背后不同职业人群对奥运会所作出的付出与努力、全民携手共迎奥运的热情以及当下中国人积极参与冰雪运动的真实图景，提供了丰富的阅读中国发展的影像记忆。

通过对赛场外部故事的呈现，一幅关于奥运会的完整蓝图隐约呈现在我们面前，主要涉及奥运会的筹备、开闭幕式的筹划、奥运安保、医疗等等。《筑梦 2008》首次将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记录成像，该片以“鸟巢”的修建过程为核心，穿插讲述奥运特警的训练、“鸟巢”建造地区原住民因拆迁而产生的生活转变等等，历时七年的拍摄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安全、建筑、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是我们关于中国发展集体想象的浓缩和典范。

《张艺谋的 2008》与《盛会》完整地记录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与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台前幕后的故事，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充分反映出个体命运和国家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个体的身份和背景各不相同，但受众通过纪录片对过去之路的回忆，唤起了对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历史和空间的想象，唤醒了国民对国家发展的集体记忆。《双奥之城》第一集《记忆》承载了自中国成功举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十年的记忆，见证了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逐步走向富强的过程，这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北京、为中国带来的新变化。

《一个城市的奥运记忆》第七集《科技·奥运》中把科技对体育发展的推动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传统塑胶跑道由于频繁使用带来摩擦和挤压，容易产生变形、开裂现象，导致积水、打滑而影响运动员的水平发挥，此次 2008 北京奥运会使用的聚氨酯塑胶跑道是一体成型的跑道，双层采用不同的硬度设计可以减少运动伤害……可以全天候使用，优良的耐磨损性更能保障它的使用寿命长达十年以上……”跑道的科技含量促使

田径项目成绩不断刷新，奥运会也见证着中国的科技创新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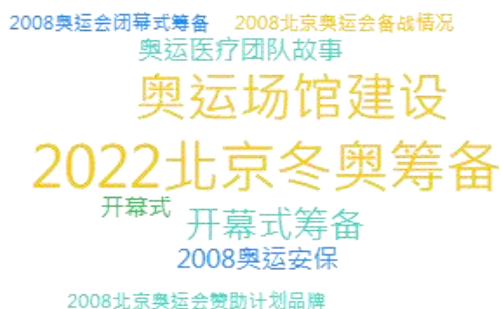


图 2-4 赛场外部故事

在习近平总书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倡导下，我国冰雪运动打破了地域限制，各式各样的冰雪运动项目在大江南北都开始得到普及和推广，群众性冰雪运动广泛开展。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体育教育也在同步发展。纪录片《从北京到北京》以 2008 年和 2022 年这两个时间节点为线索，再现了北京成为全球唯一一座“双奥之城”的壮举，该片将焦点从赛场上的冠军转向赛场下籍籍无名的普通人。珍珠泉中心小学冰球队的奥运体验是北京冬奥的一个切片，凸显着北京冬奥会空前的全民参与度，如影随形的代入感让奥运之光闪耀在每个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中国冰雪记忆》集中呈现了许多中国冰雪运动项目，如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高山滑雪等，再现了中国冰雪运动的辉煌历程，建构了关于中国冰雪运动的集体记忆。

奥运城市发展和国家发展建设这两大记忆主题在 23 集奥运纪录片中有所呈现，但几乎是与赛场外部故事和冰雪运动发展记忆主题交叉重叠的。《同一个世界》以举办历届奥运会的 21 座城市的体育文化和城市地理为基点，带领受众感受奥运城市的文化和体育氛围；《一个城市的奥运记忆》通过对北京举办奥运会时期的城市面貌、生活环境的记录，建立起关于北京奥运会的城市发展记忆，是对即将消失的“现在”的记录与抢救，是站在明天的角度保存的集体记忆。

### （三）奥运历史记忆

时间是纵向的整合，在记忆建构中以时间为标注组合记忆碎片，对历史征程进行串联，使得记忆更加完整。奥运纪录片通过记录多届奥运会这一系列相互勾连的历史事件，

不仅展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展历程,也为纪录片在时间维度上向更深远历史延伸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一个世界》通过回溯奥林匹克百年历史,多角度记录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主办国的历史变迁。《我们的奥林匹克》则以中国百年奥林匹克运动历程为依托,突出展现了“奥林匹克影响中国,中国丰富奥林匹克”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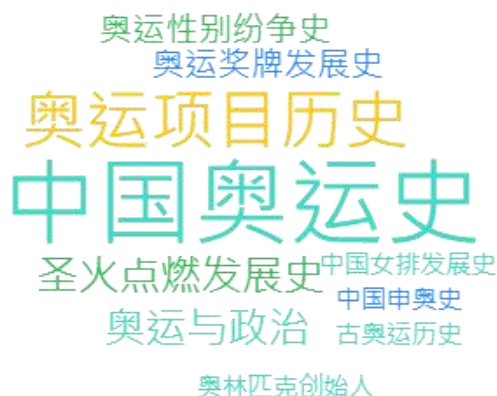


图 2-5 奥运历史回顾

真实影像资料的沉重感和真实感让历史通过纪录片得以再现,重新唤起被尘封的历史记忆,使纪录片在叙事过程中具备更强的说服力和历史厚重感<sup>[55]</sup>。影像能让受众见证历史,亦能建构历史的样貌。纪录片以影像的形式书写历史,对历史记忆进行形塑,甚至改写和颠覆原有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的对象是历史,具有认同和传承的功能。历史是由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的,历史事件作为一种历史原型,能够承载整个群体共同的记忆。奥运纪录片以历史事件为叙事脉络,辅以影像信息呈现历史的发展演进,《同一个世界》作为一部跨文化的纪录片,按照空间线索,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作为整体叙事的起点,全方位讲述关于奥运会的起源、城市、事件、人物、知识,多角度记录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主办国的历史变迁,其中包括古代奥林匹克的衰落与复兴、女性运动员首次出现在奥运会上的艰难历程、集体项目第一次列入奥运会等等。《同一个梦想》这部纪录片以时间为线索,巧妙地串联起了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展历程,深刻剖析了它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等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传奇奥运》通过一个个奥运故事再现了古奥运史和现代奥运的起源。

1908 年《天津青年》刊登了南开大学生提出的“奥运三问”: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胜利的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胜利的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经过一个世纪的不断奋斗和努力,中国人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些梦想。纪

纪录片《悲壮的荣光》记录了刘长春在奥运赛场起跑的瞬间，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奥运梦想的首个载体。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其官方纪录片《筑梦2008》再现了中国百年的奥运历史征程，重构了曾经缺失的中国百年奥运记忆，体现了历史的深度和连续性，深化了受众的历史记忆。同时，奥运纪录片通过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巧妙地重构了历史，深入展现了中国在与奥林匹克文化交融中所经历的变迁和成长。

《同一个世界》中《密西西比迷途》这一集首次展现了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性盛会——世博会的影像资料，这时的清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危机。1904年中国首次正式参加世界博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中的一股强劲力量，于2002年击败其他竞争城市，赢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办权。纵观这一世纪，中国经历了崛起和振兴的历程，而世博会则成为见证中国历史的重要平台。《同一个梦想》和《永恒之火》两部纪录片以历史的视角，对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间的联系进行书写，系统深入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过去100年里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再到“全面走向世界”的民族形象的转变历程。这些奥运纪录片通过对中国奥运历程的梳理，引导全体中国国民见证并深刻认识中国奥运百年历史中所承载的沧桑巨变，重构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更是中华民族治国兴邦道路上的一个有力表现。纵观奥运纪录片，英雄成就记忆、国家发展记忆、奥运历史记忆提供了回顾中国历史的重要视野，这些记忆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史”是交叉重叠的，再现了“四史”中充满苦难、自强、奋发的中国，不仅直接指涉中国特定时代的发展历程，将不同阶段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呈现出来，而且将“奥运精神”“民族精神”等内涵展现在可见的影像中，通过历史重构的现实主义叙事唤起了几代人的情感共鸣。

### 三、记忆的唤醒：奥运纪录片记忆建构的多元路径

媒介记忆的维系与传承关键在于记忆有着具体的表现形式和载体，记忆的行为是基于对过往经历的回忆和想象，但对于受众而言，个人的记忆无法反映出完整的历史全貌，更无法回到“过去”。作为记忆的载体，纪录片不只是单纯地保留、记录过去，更是通过影像叙事的方式“再生产”记忆。奥运纪录片以历史上的事件或人物为基础，借助人物主体、叙事、场景以及声音等元素对记忆进行刻画，进而实现记忆的唤醒与延续。

#### （一）主体建构：亲历与复述结合丰富记忆内容

媒介只是建构记忆的中介，其本身并不能直接表达记忆，主要依靠个人、集体等代言人书写记忆，这些代言人在奥运纪录片中具体指人物、事件所指涉的行为主体，即记忆主体。

保罗·康纳顿在研究记忆传播方式时，提出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两种方式。其中，纪念仪式具有操演性，这种操演通过身体实践得到充分地体现，因而身体实践是更重要的记忆传播方式<sup>[56]</sup>。人物是时代的映射，是社会进程的见证者，他们真切地经历过某段历史时期，是串联纪录片的线索。记忆通过符号得以再现，而人物主体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可见的实体符号，人物主体不仅承载着过去的某一段历史，更是记忆的客体对象或载体，将历史与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sup>[57]</sup>。由此，身体实践为人们提供了记忆系统。奥运纪录片对中国百年奥运历史及其相关人物进行刻画，讲述人物故事与奥运历史的交融之处，旨在表达个体在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和理念，即使过去不能重现，但这些精神仍在当下具有重要价值，可以实现受众与特定历史记忆的直接链接。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背景下，纪录片并未一味以歌颂者的姿态颂扬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而是以群像的手法再现了不同人物主体与奥运相关的生命历程，主要涉及运动员、教练员、普通民众、研究者与学者、国家建设者、艺术创作者、奥运会组织者、国家保卫者等等，见图 3-1。笔者将其概括为两类记忆主体：亲历者和复述者。亲历者主要指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们亲身经历了事件的发生；复述者是指相关历史的研究者、学者，他们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解读。两者结合丰富记忆内容，成为促使历史再现的共同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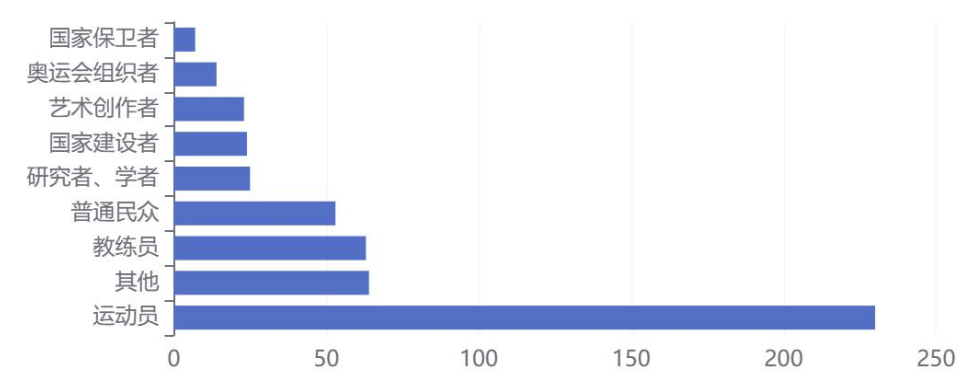


图 3-1 奥运纪录片主体分布

1. 亲历者的经历再现历史真实

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或亲历者是建构记忆最珍贵的话语使者，他们能够以自身经历再现历史真实，展现出最真实、最细节的信息。奥运纪录片中的亲历者主要包括运动员、教练员、普通民众、国家建设者、国家保卫者和艺术创作者，如表 3-1 所示。

表 3-1 亲历者类型主体

类型	主体	示例
亲历者	运动员	谷爱凌、王濛、武大靖
	教练员	郎平、刘国梁
	普通民众	志愿者、群众、运动员父母
	国家建设者	鸟巢、冰丝带建筑师
	国家保卫者	安保人员
	艺术创作者	开闭幕式工作人员

在纪录片中，体育赛事是一种具备视觉观赏性的显著对象<sup>[58]</sup>，赛事的备战、赛场的角逐以及运动员的拼搏自然成为众多奥运题材纪录片的中心。顾拜旦曾提出一句著名名言：“参与比取胜更重要”，旨在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可见奥运纪录片中的运动员即使不能为国争光，但他们仍是国家的代表，亦是国家的英雄。英雄人物凝结着人们对于英雄的崇拜和礼赞，其所带来的集体无意识可以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在刻画英雄人物的身体实践中，奥运纪录片重点描绘了奥运参赛选手，他们在极度紧张的赛场环境承担着国家希望的精神压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英雄人物的身体实践成为一种特殊的记忆载体。在纪录片《筑梦 2008》中，运动员刘翔是重要人物主体之一，110 米跨栏项目



是当时中国的弱势项目，但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刘翔创下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并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有我，亚洲有我”。刘翔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代表人物，承载着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底蕴，他的形象与中国奥运的辉煌时刻紧密相连，成为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身体是视觉中极具张力的元素，其记忆效果不容忽视，学者马修·艾伦（Matthew Allen）提出：残缺的身体以非常特殊的视觉效果来服务记忆<sup>[59]</sup>，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残疾人运动员并不是广为人知的焦点，纪录片《我们的奥林匹克》首次展现了残疾人运动员在备战过程中的训练情况，他们具有强烈的竞争意志和毅力，如视障的滑雪运动员、坐在轮椅上的冰壶运动员等等，这些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坚韧的姿态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对受众的记忆产生巨大的冲击，进而产生悲悯与共情。

普通民众在早期奥运纪录片的记忆建构中是不被重视的，然而随着全民奥运的深入人心，普通民众的记忆书写对媒介记忆的建构也弥足珍贵。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已经超越了竞技场的边界，其深厚的生命力更在于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奥运会与平凡人物生命的交织，不仅丰富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更为记忆赋予了更广阔的言说天地。为了备战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普通百姓、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踊跃参与其中。《筑梦 2008》最先亮相的是一个需要搬迁的普通家庭，创作者对该家庭进行了 7 年的持续跟踪记录，高大妈的儿子和儿媳最后成为北京奥运志愿者，该片将个体人物命运同时代的大环境结合起来，使历史获得现实的生命质感，构筑起关于全民奥运的集体记忆。纪录片《从北京到北京》中与北京冬奥会息息相关的各类平凡大众都从幕后跃至幕前，大学生志愿者、体育教师、社区居民、运动医疗团队、速滑馆制冰师、“鸟巢”建筑师、特警战士、开闭幕式导演与工作人员等以亲历者的主体身份完成对奥运的情感书写。如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建筑总工程师将“丝带”凝结的创意巧思、施工难题、攻坚克难等一系列故事展现在受众面前，受众体验到的是中国建筑设计技术的飞速前进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集体记忆。

纪录片正是因为有了人物主体的刻画，才能勾勒出最真实的记忆图景。奥运纪录片通过记录、演绎不同类型记忆主体的故事，串联出了中国全民参与奥运、迎奥运的记忆场景。记忆主体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群体，奥运百年历程的群像式人物展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仅仅来自集体的力量，更来自集体背后团结、奉献等精神力量的贡献。群像式的人物塑造异于西方常见的“个人式英雄”。个人主义思潮在西方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形塑出个人英雄这一典型意象，而我国万众一心的主流价值观刻画出的则是群像式人物。奥运纪录片将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作为群体性人物突出塑造，



不单单把焦点放在个体身上，更注重表现特定群体所具有的共性和特性，彰显集体主义精神。这种对人物主体的体化和群像塑造，既刻画了为国争光的英雄人物，亦呈现出朴实勤劳的普通人物形象，通过历史痕迹的保留，记忆得以有效留存。群像式的人物塑造使记忆拥有丰富的信息量，融合多条线索和多个人物视角，全面而立体地呈现出一幅多元化、多角度的记忆图景，让受众感受到中国人民在奥运历程上付出的努力，为未来留下记忆的依据，同时对于过往的奥运历程有了更为深刻的记忆。

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特定的群体观念中，我们才能深入理解个体思想中所留存的每段记忆<sup>[60]</sup>。亲历者作为奥运历史的见证者，以真实性述说与自身相关的奥运场景，提供集体记忆线索。奥运纪录片触碰着每个主体的人生肌理，并将主体与奥运相关的记忆一一打捞，属于人物主体的奥运记忆被连段成篇，在历史与现实的凝结点中勾勒出属于全民的奥运记忆。

2. 复述者的视野延伸记忆范围

由于社会变迁，记忆不可避免地会遭受遗忘或发生变形，因此需要专家学者对被遗忘或发生变形的记忆进行激活与纠正，以实现记忆的传承。在奥运纪录片中，除亲历者之外，专家、学者等历史事件的复述者也是记忆建构的主体，早期奥林匹克运动会年代久远，现实中很多人难以接触，专家、学者以复述者的身份讲解和评价相关历史、人物，增强纪录片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构建出一个充满学术气息的记忆场域。奥运纪录片中的复述者主要涉及各国奥运史专家、体育历史学教授等等，见表 3-2。

表 3-2 复述者类型主体

类型	主体	示例
复述者	学者	尼米亚学者、体育历史学家
	专家	英国奥运史专家

复述者较多集中在早期的奥运纪录片中，《同一个世界》是一个以知识性为主的奥运纪录片，专家学者对受众全面认识和了解奥林匹克运动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研究者与学者的分析与讲解再现了古奥运史与中国奥运史，引领受众从客观角度解读历史，建构集体记忆。《了不起的冬天》则利用趣味科普视频，在科普学者的娓娓道来中，冬奥场馆建设中所涉及的科学原理生动地呈现在受众眼前。

综上所述，奥运纪录片的主体建构由亲历者与复述者构成。可见，在建构和传承记

忆的过程中，需要各记忆主体的联动，才能够有效实现奥运记忆的“全息”呈现。

## （二）叙事建构：宏大与微观联动搭建记忆框架

纪录片建构记忆的重点在于利用“非虚构”的影像记录信息、传达意义，奥运纪录片也不例外。作为一种传承记忆的媒介，奥运纪录片在建构记忆的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视角，每种视角都以独特的方式展现其所承载的记忆。纵观 2000 年至 2023 年的奥运纪录片，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融合运用，意味着奥运记忆的全方位建构，同时搭建起了记忆的框架。

### 1. 宏大叙事：拓展记忆空间

宏大叙事是一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叙述方式，它以广阔的视角审视历史进程，不仅有助于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更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纪录片常见的叙事视角，宏大叙事在弘扬主流价值观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奥运纪录片保留了宏大叙事的基本框架，通过全景式的描写展现奥运发展历程，勾画中国体育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走向，体现出历史连贯性与纵深感。以宏大叙事为主线的奥运纪录片侧重记忆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中国以及世界带来的共性影响。奥运纪录片通过奥运赛事、奥运场馆建设、运动员备战等幕前与幕后事件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亦建构了中国奥运百年历程的记忆框架，填补了不在场受众的记忆空白，拓展了记忆空间。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全景奥运史诗的再现，站在全球的视角表达世界视野，诉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星球上有一个让全人类欢乐地走在一起的节日，我们的一生中有一件以精神和体魄赢得荣耀的事业，我们的时代里有一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人民借以寄托和平进步的共同梦想，这就是奥林匹克。”这两部纪录片通过宏大叙事再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与发展，建构全球共通的奥运记忆。

《北京奥运记忆》则以宏大叙事体现国家意志，汇集了每一个与奥运相关的重大历史闪光点。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说：“该纪录片将宏大历史的叙事模式运用地很成功，以时间、空间的视角，将北京奥运会置于历史中来看，使它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通过该纪录片，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它是时代的写照、发展的写真、精神的写意和建设的写生”。

## 2. 微观叙事：捕捉记忆微光

“记忆微光”是由学者刘亚秋提出的一种独特的记忆形式，它既可以作为喃喃自语，也可以连接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在宏大叙事中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议题下，纪录片遵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体系，但宏大叙事在记忆塑造中容易遗漏细节，而个体回忆中包含着丰富的细节记忆。在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单一的个体经验必须被编织在具有特定含义的叙事框架中，否则个体记忆只是无法呈现时空连续性的碎片化画面<sup>[61]</sup>。

纪录片并非仅需要以宏大的叙事手法来表现其气势磅礴，更需要通过微观视角聚焦个体，从个体获得感出发，强化其与集体记忆的关联度，激发个体的情感认同<sup>[62]</sup>，微观的个体叙事便是宏大叙事框架下的“记忆微光”，包含着丰富的细节记忆。与宏观叙事相比，微观叙事更具有个人化的特质，奥运纪录片在描绘国家奥运历史发展脉络的过程中将平凡普通人物的细节性故事结合起来，在宏大叙事下隐含着细腻、具体的个体性叙事，将独特的个体性叙事融合在时代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在历史感与厚重感的国家话语中关照个人色彩，通过日常化、个体化的叙事表达，建构民众的集体记忆。

《飞跃冰雪线》第6集《浴火》借运动员个体的生动讲述，展现备赛过程中不为人知的苦难历程和收获体验，墨西哥花滑运动员在采访时表示：“平常训练所穿的冰鞋是姐姐剩下的旧冰鞋，其黑色冰鞋更是母亲手工涂黑的”。

《中国冰雪记忆》第5集《负重飞翔》在徐囡囡获得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的第二名后，她表示：“那个时候就感觉不是真的，而且我感觉这就是奥运会第二吗？就把我原先受的苦，挨的累好像全都忘了，就感觉太值得了。”运动员的成就记忆伴随着的是他们在赛场下无数个日夜的拼搏与奋斗。

这些“记忆微光”使个体叙事变得更加鲜活、生动，使得受众对人物产生情感共鸣，真切感受人物的精神面貌，同时作为个人意志与情感的表达，遵循着主流价值观，与宏大叙事下的记忆形成呼应，构成了对奥运记忆的具象化书写。

另外，微观个体的叙事主要包括“自我”和“他者”，“自我”通过溯源直达人物内心，“他者”指的是自我以外的人或者事物，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对于自我的建构非常重要<sup>[63]</sup>。“他者”使记忆更具有信服力，《备战里约》中教练对国家体操男队员邹凯的评价是：“他真的很认真，而且他自己就是这种吃苦耐劳的，自己那种精神状态很好，不然他到不了现在，这非常好……”，教练作为“他者”对运动员的记忆叙事比

自我叙事更具有信服力。

自我和他者都是从微观视角切入，将目光聚焦于奥运历史中的个体，从个体的自我价值出发，勾连个体与集体记忆，同时也赋予个体新的地位，使历史鲜活地呈现出来。奥运纪录片对“记忆微光”的探索，加深了受众对奥运历史的全面认知。

就奥运纪录片而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宏大叙事依然占据着关键地位，与此同时，微观叙事也因为全民奥运的发展趋势渗透到宏大叙事中。由此，奥运纪录片形成了特殊的叙事建构形式，它融合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通过记忆空间的拓展和“记忆微光”的捕捉，搭建起了记忆的框架。

### （三）场景建构：时间与空间并重建构记忆之场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诺拉首次提出了“记忆之场”的理论概念，他认为历史遗留的特定空间与记忆的建构成为相互作用的关键。因此，“记忆之场”可以有效构建受众的集体记忆，它是群体存放记忆的场所与承载情感的媒介。皮埃尔·诺拉将“记忆之场”看作是物质性的、象征性的、功能性的场所<sup>[64]</sup>。记忆不仅是由事件驱动的，更与保存和凝固相关记忆的空间场所相关联，场所作为记忆的锚点，为记忆的存储和提取提供了便利，同时，场所是记忆内容的“凝固场景”<sup>[65]</sup>。场所和空间作为记忆的触发因素，与个人的体验密不可分。另外，场景也在塑造集体记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场所和空间的设计技巧与使用等。诺拉认为，我们记忆中承载着象征意义的事物，如图书馆、仪式、庆典等等都是记忆的场所。在本文中，笔者将“记忆之场”界定在记忆发生的物理场所、仪式空间、生活空间这三个范畴。在奥运纪录片中，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空间建筑，如奥林匹亚遗址、“鸟巢”、国家速滑馆等物质性空间，凝聚民族情感和记忆的象征场所，具有形成认同意义的仪式化场景以及生活空间都是记忆的场所。这些“记忆之场”孕育了过去留下的历史痕迹，有助于受众对历史形成共识，从而建构记忆。

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受众不可能对历史有着全部经历的记忆，要实现受众对历史的跨越，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而“记忆之场”则通过重塑历史场景，让受众体验到真实的历史感受，获得历史场景中的在场体验。“记忆之场”实现了现实空间和历史场景的高度契合，实现场景的进一步延伸，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时间和空间是标注记忆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控制记忆的一种媒介策略，通过时空元素可以搭建记忆场所。奥运纪录片在记忆的建构中，将时间与空间并重，利用“记忆之场”的时间与

空间范畴再现记忆场景。

### 1. 被经历的时间：回溯历史强化记忆场景

记忆总是围绕着重大的事件展开，而事件往往存在于动态的时间过程中，如变迁、发展和成长<sup>[66]</sup>。在记忆的范畴里，时间已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自然时间，而是在历史活动中经历的社会时间，弥漫性、渗透性地存在于历史之中，“回忆的内容之所以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一方面是因为回忆总围绕那些原始或重大的事件展开，另一方面是因为回忆具有周期节奏性”<sup>[67]</sup>。在“记忆之场”中，时间维度主要围绕现代性与历史性展开，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追溯本质上也蕴含着时间的体验。奥运纪录片中最具代表性的“记忆之场”当属国家体育场——“鸟巢”，它的象征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形象的代表，而是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建筑范畴，涵盖了更加神圣的社会意义。纪录片《鸟巢》《筑梦2008》记录了鸟巢从2003年破土动工到2008年完工所经历的5年时间，将国家体育场的建造从最初的构想到落实为图纸，从创意到参与竞标，以及动工、修建等过程呈现在受众眼前。“鸟巢”作为记忆的发生地，其中的建造过程支撑起该纪录片的时间架构，并通过相关主体阐释，最终形成一种“记忆之场”。

### 2. 被唤醒的空间：空间场所塑造记忆之场

记忆是利用空间参考点表达的<sup>[68]</sup>，哈布瓦赫认为，为了避免记忆沦为空幻，我们在记忆的过程中必须将事件与其所发生的确切场所联系在一起，如果缺少对某一空间场所的想象和感知，描述历史事件将变得异常困难。记忆与空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许多重要的记忆通常与特定地方、建筑等紧密相连，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空间场所成为记忆的承载地。空间是存放记忆的容器，人们在特定的空间中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空间也是唤起记忆的重要媒介，当人们再次踏入曾经经历过的地方，可重新激活当时的情感、体验和认知。纪录片将真实的空间场所再现在荧幕上，制造虚拟的“记忆之场”，受众通过纪录片“身临其境”，产生深刻感受和情感共鸣，弥补未曾亲身经历的遗憾。记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与空间的变化密不可分，而空间作为基本的社会资源，其中也隐含着权力、资本、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出台相关政策条例推动体育场馆的建设与发展，国家和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体育文化和体育场馆的作用。奥运纪录片作为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多地将与奥运及体育相关的空间纳入其中，发挥其在建构媒介记忆中的作用，主要涉及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各种场景。“记忆之场”的框架立足于空间建筑、仪式空间和生活空间中，为受众提供了广泛的历史想象和民族认同的释义，推动人们对于当下和历史的记忆体验。

### （1）具有时代感的建筑空间

典型的空间场所在社会中扮演着一个稳定的记忆系统的角色，与历史相关的空间场所会聚集起民众的思想，在社会群体中传播，唤醒其共同记忆。在象征意义层面上，群体与空间的互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即使群体脱离其原本所处的空间，仍可以通过对其象征性重构保持这个共同体的完整性<sup>[69]</sup>。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空间场所所承载的记忆可能被逐渐淡化甚至遗忘。奥运纪录片通过媒介的空间重构，再现众多具有时代感的建筑空间，为参加奥运、观看奥运的群体建构了一个共同的“记忆之场”，提供了一个供其回忆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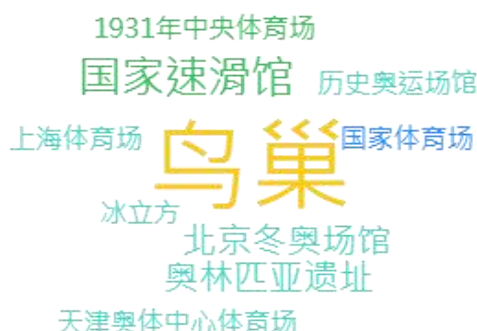


图 3-2 奥运纪录片中的建筑空间

空间本身拥有更好的记忆性，最值得记忆的往往也是空间<sup>[70]</sup>，它是特定历史现实的物理场所，暗含着历史的进程。奥运纪录片通过大量空间场所来承载记忆。纪录片《筑梦 2008》以及《鸟巢》呈现了我国国家体育场馆的设计理念与建造过程，既是历史信息的完善和补充，又是承载和传承记忆的重要媒介，引发人们对历史的回想与反思。地点超越集体的以往来证明和保存记忆，重新激活记忆，而回忆也使地点得到新生和再次展现。通过“鸟巢”的设计与建造，受众可以感受到社会的巨大变化，“鸟巢”从中华民族构筑奥运之梦的起点发展到现在则成为旅游景点、国际赛事的专业场所、具有代表性的体育建筑和奥运遗产，塑造了许多关于奥林匹克和体育精神的集体记忆。中国人民期

盼奥运、准备奥运的动人图景通过“鸟巢”这一建筑所投映出来的一幕幕场景和画面呈现在眼前，它不仅是建造者群体的共同记忆，更寄托着中国人民共有的情感记忆。同时，《鸟巢》向受众展示了“鸟巢”的设计理念及其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吸收，如古代艺术中的瓷器造型、青铜器以及民间工艺品等等。

鸟巢瑞士设计师这样说：“世界上很多地方没有很古老的东西，中国有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中国有最为悠久连续的文化和遗产，我想传统文化已经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打上了印记，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因此鸟巢不光是西方式的想象和视角，而且也融合了中国的观点和看法，寻找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是十分重要的”。

除鸟巢外，水立方、天安门广场、故宫等场所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的空间建筑，以及空间隐含在记忆图景中的价值，拓展了记忆的场所。



图 3-3 鸟巢架构与完工图

历史与现实空间在记忆中得以重逢，建构了对于过去的情感记忆<sup>[71]</sup>。空间建筑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其意义远超纯粹的居住或使用功能，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为“记忆之场”的空间建筑，让不可见的奥运历史变得可见，它们不仅是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留存的奥运遗迹，时刻提醒受众关于民族和国家的过往，更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建构了一个召唤身份认同的记忆载体。

#### （2）具有仪式感的仪式空间

仪式作为一种具有重复性、象征性、程式化的社会行为，可以在现实世界和象征世界间进行连结和转化。涂尔干指出，仪式为个体营造出一个共同的体验时刻，进而激发、强化和重塑个人的群体身份认同与集体意识，以达到情感上的高度协调<sup>[72]</sup>。通过仪式的操演，我们能看到一个民族和国家传承了什么、彰显了什么、生产了怎样的记忆，因此，仪式也视为记忆传承的一个重要要素，为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空间。仪式中各种特殊符号与感官联动刺激情感达到高潮，唤起和增强受众对历史的记忆和归属感，并形成关



于仪式场景的集体记忆。纪录片虽不同于传统仪式，但无论是现场参与还是远程观看，都将共享性发挥到了极致，充分调动了场内外受众的参与感，引导受众从当下环境抽离出来，跟随画面进入仪式化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受众逐渐明确自己的集体身份，在集体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念的支配下，受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特定仪式场景中产生共鸣与沉浸体验，这种体验进一步激活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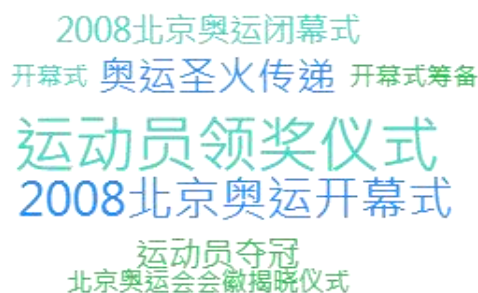


图 3-4 奥运纪录片中的仪式空间

由上图可以看出，奥运纪录片中涉及较多的是开闭幕式、圣火传递等程序性固定仪式场景，另外运动员夺冠后升国旗、奏国歌，以及运动员在夺得奖牌之后将国旗披在身上的场景，显然已经成为一种“仪式”，这种仪式使奥运记忆现场化，即便未曾亲临奥运赛场，亦能形成对历史场景的具象认知，从而激发对英雄人物的敬重、崇拜之情。

奥运会开闭幕式作为每四年一次的盛大仪式，不仅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是奥林匹克精神文化内涵的集中展示。不同国家的开闭幕式都带有独特的国家文化烙印，塑造着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同一个世界》悉尼奥运会的开幕式中，不同种族共同展现了多种族人群和谐共生的景象，这是开幕式所架构的一种独特的集体记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将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升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元且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记忆。在漫长的奥运发展历程中，点燃和传递奥林匹克圣火仪式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样也是构建奥林匹克记忆的重要内容。另外，《郎平归来》中运动员夺冠、《传奇奥运》中奥运圣火的点燃与传递、《我们的奥林匹克》中运动员领奖仪式等等，这些仪式化场景承载着集体成员对历史的重新书写，将个体、集体和国家连接起来，完成对记忆的重新书写。



### （3）具有日常感的生活空间

生活空间的呈现让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的同类，发现自己的归属阶层。奥运纪录片中生活空间主要涉及运动员的日常休息以及奥运期间普通民众的生活场景。通过对运动员日常生活细节的情节化叙述和对生活环境的详实记录，打造出普通但极富人情味的“日常记忆”。另外，在运动员备战过程中穿插的家庭、爱情、爱好等日常生活细节，则是运动员们褪去冠军头衔后的个性化表达，日常生活空间被赋予了极富人文意味的象征意义，更易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这些日常生活空间的呈现或许微不足道，却让受众在追忆往事时寻觅到丰富而精致的细节。



图 3-5 《中国冰雪记忆》运动员夏训前逛后海



图 3-6 《出征》巩立姣的爱好——剪发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只有实现二者的平衡，才能获得稳定性。在记忆建构中，纪录片以其独特的时空处理方式，成为实现跨越时间和空间交往的桥梁，打破了个体历史缺位的遗憾，按照一定的逻辑框架重塑历史，建构着当下有关奥运的记忆。

### （四）声音建构：人声与音乐结合引发记忆共鸣

强调镜像语言的纪录片试图用精湛的电影语言展现错综复杂的生活场景，但这也给受众解读带来了困难，为此，有必要寻找一种能克服其“传播壁垒”的元素，这就需要适当的解说、同期声和背景音乐<sup>[73]</sup>。声音能够解释画面信息，有效补充画面难以直接表达的内容，调动受众的情绪，激活受众处于休眠的记忆，有效辅助记忆场景的铺展。人声与音乐作用于纪录片画面，搭建了丰富且完整的声音体系，使纪录片中的画面变得真实和连续，更易引发记忆共鸣。由图 3-7 可以看出，多数奥运纪录片都运用了解说词，同期声和音乐也较多地体现在奥运纪录片中。同期声可以呈现客观记忆，营造出“在场”的氛围；解说词则引导受众把握记忆内容，补充记忆的细节；背景音乐可以渲染氛围，调动受众的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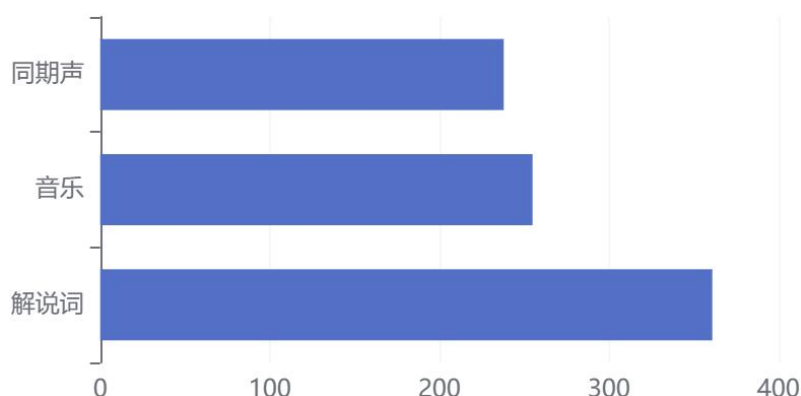


图 3-7 奥运纪录片中声音类型占比图

### 1. 同期声：呈现客观记忆

同期语言被认为是一种通俗化的、生活化的语言<sup>[74]</sup>，是纪录片在拍摄时将人物采访、对话、独白等同画面共同记录下来的声音，与画面一起完成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是讲述历史事件、推进叙事最直接的声音元素，不仅具有传递信息的内在价值，而且能够协助铺展记忆场景，引发受众与讲述者产生情感共鸣。奥运纪录片中同期声的运用一方面体现出影像内容的真实性，借由见证者、亲历者、研究者之口将关于奥运的经验故事更加生动地表述出来，丰富了媒介记忆的内容，奥运故事在当下时空被赋予了新的印象；另一方面，同期声的运用将创作者与受众放在同一视角，在讲述的过程中带给受众亲临现场的真实感受，增强了奥运纪录片的文化交流性，以讲述者对奥运留存的记忆为桥梁，使受众产生在场感，拉近受众与奥运之间的距离，更好地唤醒记忆。

《筑梦 2008》中的普通拆迁户高大妈说道：“省心啦，那生活比农村强多了，那还得打谁弄水的，现在也不用弄水了，也不用生火了，也不用囤煤了，打开煤气灶就能做饭，特省事啊，生活上提高了一大块，我觉得特别自豪”，国家因建设奥运场馆妥善安置被搬迁居民，得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第一次在咱们中国开奥运会，千载难逢，中国人像开亚运会似的那么盼望，这又开奥运会，感到多光荣”，将受众带到我国备战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历史时期，增强了受众的代入感，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引发情感共鸣。

《双奥之城》之《人文》中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副总导演说道：“我们真要从心里面感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我们国家现在兴旺发达、政通人和，我们更要感谢这

个新时代”“奥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给我带来了快乐，应该说是无尽快乐，我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接触体育，从中找到和我一样的快乐”。讲述者以奥运亲历者的口吻表达奥运会为国家、个人带来的改变，将记忆的价值真实表现出来，对记忆所蕴含的潜在意义进行剖析。

《冰雪绽放》将镜头对准冰雪运动项目的参赛选手，温哥华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拉西拉因家庭离开赛场后的思想转变：“成家之后观点很不一样，因为必须要养育和照看小孩，确保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前，先满足他们的，然后才能开始工作，我发现自己更加倾向于家庭，而不像以前更注重团队工作”“在温哥华比赛之后，我以为自己会感到满足，当我盯着我的奖杯，仿佛只要我想，就可以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感觉却出人意料的相反，我马上意识到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结束吗？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准备好，结束运动生涯，我认为不是。”女性运动员在民众的记忆中大多是缺失的，但近年来，她们逐渐走向大众的视野，在因家庭离开赛场后，她们并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逐，反而更好地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

## 2. 解说词：补充记忆细节

解说词是对影像内容的补充和解说，纪录片中的解说词为“逝去”的历史起到了重要的弥补作用，在记忆维度唤醒受众被冲淡的东西，以叙述者的身份交代画面无法直接表达的信息，引导受众对纪录片内容进行思索和回忆，在客观记忆的基础上补充记忆细节与记忆空白。

经笔者统计，所选样本中共有 361 集配有解说词。奥运纪录片中解说词的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早期奥运纪录片中解说词的作用主要是宣教，随着时代的发展，解说词逐渐以叙述、抒情为主。奥运纪录片对历史事件的回溯以及不同时空故事的叙述仅依靠画面内容难以维系，而解说词是连通画面与受众的重要因素，起到延伸画面的作用，可以补充过去的历史、国家发展、群众生活等画面，弥补视觉观感的不足，引导受众进行回忆，填补或丰富受众的记忆内容。奥运纪录片涉及时间的跨度、人物的介绍，画面的解释，在几分钟内可能需要转换不同的场景和人物，解说词则有助于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个城市的奥运记忆》之《奥运之最》开篇用解说词：“北京时间 2008 年 8 月 8 日，注定将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同一个世界》之《众神之城》用激情澎湃的男声说出“2008 奥林匹克选择北京”，配合着画面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迅速将受众拉入中

国第一次申奥成功的历史回忆中。

《奥运档案》片头的解说词“奥林匹克运动是以体育为载体的伟大的社会运动，它就像是一次已经历时千百年的超长火炬传递，北京，完成了自己这一棒。”这句解说词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悠久历史以及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这一事件进行述说，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传递记忆。

《从北京到北京》第一集开场使用雄浑的解说词“从 2008 到 2022，北京再迎奥运，一段穿越时光的奥运史，一座再创辉煌的双奥城，从鸟巢到冰丝带……”这一段解说词以历史记忆开幕，再现了北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双奥之城”的全过程，点出北京冬奥会对于中国与世界都意义非凡。

《一个城市的奥运记忆》中“当他走到最亲近的妻子面前的时候，积蓄的压力终于得到彻底的宣泄，随后，人们看到马修走到了中国选手面前，向他的妻子一样给获胜的中国选手送上了最真诚的拥抱，卡萨琳娜用他的拥抱温暖了马修，他们夫妇用温情温暖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体味到奥运赛场上比金牌更珍贵的东西。”这一句解说词再现了奥运赛场上的爱情和国际友好交往的场景，赋予奥运赛事人性的光辉，引发受众内心潜在的情感共鸣，给受众带来了温情的记忆体验。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现代冬奥的可持续理念在这里不期而遇”“当北京冬奥会的大幕开启，一幅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山水画卷也将徐徐展开，体育设施与自然景观和谐相融，运动之美与生态之美，美美与共，冬奥之美在山水之间”。这是《冬奥山水间》的部分解说词，清新凝练，极富中国韵味，将场馆建筑置于绿水青山的环境中，为受众建构壮美的冬奥记忆。

另外，生活化、平民化的解说词更易引起共鸣，带领受众回到“过去”。《奥运档案》第八集《莱茵街 6 号》对于建筑师茶歇的解说是：“每天公司十点半的茶歇，咖啡茶、无限量的畅饮，四大箱面包，看起来好像是所有人没有吃早饭，而且也不打算再吃午饭了。”这样生活化的解说，更具感染力，正是这些把茶歇视为早餐和午餐的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奥运纪录片的解说词几乎都以浑厚和低沉的男声解说为主，但《筑梦 2008》采用女声解说，导演顾筠为该片配解说词，传达了女性视角下的奥运备战全貌，为充满阳刚之气的画面赋予了一种温情，更易构建受众共情场景，从而打造记忆画面。

### 3. 背景音乐：渲染记忆氛围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极强的创造力和感染力，能够在传达情感时加强画面所不能传达的情感细节，甚至突破时空的陌生感，引领受众进入特定的时空氛围中，增强受众的沉浸感。奥运纪录片呈现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使受众与纪录片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感，阻碍了记忆的激活与唤醒，然而，音乐能够感染受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距离感。经笔者统计，255集奥运纪录片都配有音乐，通过纪录片中不同风格音乐的运用，每一段记忆被染上了不同的情感底色。然而，音乐是创作者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特殊符号，对于“视真实为生命”的纪录片而言或多或少有一些损伤，因此，每一集奥运纪录片在音乐配合上都较为克制，仅在某些具有共情场景使用音乐，使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我们的奥林匹克》中《我能比呀》一集回忆过去中国社会被列强欺压时配乐是悲惨的，而在《申奥之旅》和《我们的2008》这两集的结尾，以该片的主题曲《我们的奥林匹克》为背景音乐，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画面和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勾连起来，音乐与画面交相辉映，使画面的叙事效果更加流畅，营造情感氛围，唤起受众关于中国发展的集体记忆。同时，这种音乐与画面的配合，既没有偏离奥运整体氛围，同时超越了特定场景的影像呈现，将不同的记忆画面串联起来。

《奥运档案》第二集《标榜化妆团队》中一位遭遇地震的女孩和她所在化妆团队，虽然与表演节目的2008个战士相比只是一股很小的力量，但正是这般微薄的力量成为推动历史前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们的力量在《歌唱祖国》的音乐声中得到了完美的升华和表达，唤起了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团结力量的赞颂。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几个方面的建构并不是泾渭分明，奥运纪录片唤醒记忆的主体、场景、声音等通常组合出现。实际上，在每一部奥运纪录片中，都包含以上几个方面，笔者在划分时主要突出和偏向每集纪录片的重点，在奥运纪录片中，它们各有侧重但又相互交融，在建构记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 四、记忆的传承：奥运纪录片记忆建构的意义生产

英雄成就记忆、国家发展记忆与奥运历史记忆通过奥运纪录片呈现出来，是一种记忆的建构，记忆对个体、社会、国家的价值赋予，称之为意义再生产，意义再生产实现记忆的传承与发展。个体通过记忆的联结，将自身置于特定的群体中，强化自我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形成共同的情感纽带，从而塑造记忆共同体；最后从历史到当下激发国家认同感，从而建构家国共同体。

### （一）个体层面：从个人到群体建构身份共同体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和阐释，都是立足于现实并对现实作出回应的，从上世纪早期的集体记忆理论到八十年代的文化记忆理论，随着记忆研究视野的不断延伸，记忆在社会框架下形成了一种情感连接。不论是媒介记忆、文化记忆、集体记忆或是其他与记忆相关的理论研究，都具备记忆理论所特有的功能，即身份的界定<sup>[75]</sup>。身份的界定将单一的个体置于特定的群体中，从而使其获得群体的归属感。个体和群体、不同群体之间皆因身份的界定或走向聚合，或走向分离，群体内的个体借助群体身份建立对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

奥运纪录片通过英雄成就记忆、国家发展记忆、奥运历史记忆的呈现，在强化身份归属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凝聚作用，通过构建共享的过往，可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提供一种整体性观念和歷史意识<sup>[76]</sup>，将过去、现在、未来的每一代人都联结在一起，透过记忆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找到一条通往身份界定的正确路径。身份共同体的建构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自我身份的确认，即对“我是谁”的清晰认知；二是群体身份的归属，即对“共在性、归属”的承认。

中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激发民族自豪感、爱国情怀与重新确立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奥运纪录片中共享的记忆将散落的个体汇聚，形成身份共同体。在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互融互通中讲述我们共同的故事，以重大时间节点、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主体回溯群体场景，通过时空场景连接与再现记忆，唤醒与当下相关或指向未来的记忆内容，塑造群体的共有情感，凝聚群体的集体认知。奥运纪录片中中国参与奥运的动态历程、为国争光的奥运英雄、一张张普通中国人的面孔，这些都以线性流动的记忆场景唤醒民众的集体记忆，将国家体验与个人体验、民族记忆与个人记忆进行汇聚，每个人的独特记忆和纪录片叙事形成碰撞或补充，个人记忆与国家民族的辉煌记忆交汇

在一起，这种将记忆碎片汇聚成个体与社会、国家发展交织的记忆景观，建构了参与及见证中国体育的飞腾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享身份共同体。如纪录片《筑梦 2008》《永恒之火》等以普通大众的视角来关注奥运，聚焦奥运会背后的无数平凡身影，这种平民化的书写视角使受众重新确立了自我价值和崇高的身份认同感。

### （二）社会层面：从个体到集体塑造记忆共同体

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了五千年漫长的路程，中国体育在历史的长河中既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坎坷之路，也铺就了耀眼灿烂的繁华之径，体育与历史同轴并轨并延绵至今。中国奥运史对中华民族而言，既是发展史，也是回顾史。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表明了国家对历史经验的态度。奥运纪录片以影像的方式对中国体育史进行回望，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共通的历史空间，借助声音、场景、叙事等多元路径打造了一个共享的过去，以此激活我们共同的记忆，塑造记忆共同体。

记忆共同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群体，社会群体成员在共享历史、价值观和文化的过程中塑造共同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记忆内容的不断筛选、重组和编码，使得记忆的意义更加丰富，记忆共同体的构建并不局限于共享记忆的内容，而是更加注重记忆意义的塑造与传承<sup>[77]</sup>。奥运纪录片中事件、人物、场景、声音等的呈现，使得受众产生情感共鸣，形成共同的情感纽带，塑造记忆共同体，从而共享记忆。

《筑梦 2008》《从北京到北京》分别再现了中国举办北京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历史场景，两部纪录片书写着中华民族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伟大历程，更体现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华章，从中国派一名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到中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再到中国主办奥运会，无数运动员、保卫者、建设者以及普通民众再一次走向我们。《出征》《女排娘家》再现了运动员背后鲜为人知、默默无闻的奋斗过程，对英雄人物进行个体或群体叙事，再现国家的成就瞬间，巧妙地以微观个体凸显国家宏大叙事，这些由亲历社会变化、体验国家发展的几代人叙述出来的个体记忆早已超越本身，成为整个群体所共享的集体记忆，为人们记忆框架填补了具体而又详实的记忆内容。

### （三）国家层面：从历史到当下建构家国共同体

法国电影理论家让·路易·博德认为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器，以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效果为基础<sup>[78]</sup>，实际上这也是纪录片叙事的总体特征。38 部奥运纪录片的主体制作

与播出平台几乎均为中国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媒体，为纪录片赋予了深刻思想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历史记忆对于引导受众形成对国家的认同、形塑全体成员共属一体的想象具有重要的作用<sup>[79]</sup>。奥运纪录片是对过往历史的回忆，同时也真实地呈现了当下的时代面貌、主流价值观、国家形象，通过宏大主题的微观切入将国家的奥运发展进程聚焦至个体，个体在微观渲染中体验并领悟国家意志，形成对历史或现实的感知，符合当下我国凝聚民心、彰显国力的需求。

奥运纪录片聚焦中国奥运史，记录时代的社会变迁，关注社会变迁中的普通民众，侧面反映出国家的面貌。从历史来看，中国近代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史与抗争史，更是被嘲讽为“东亚病夫”，在体育上未曾有建树；从现实来说，我国经济的巨变足以证明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现亟待通过体育回应历史，重新建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中国奥运史的发展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社会图景紧密相关，中国奥运历史通过《一个城市的奥运记忆》《从北京到北京》《鸟巢》等纪录片得到了重构，连接了中国奥运发展的当下与过去，塑造了有关中国奥林匹克的集体记忆，参与和见证中国奥运“圆梦”的民众，目睹了中国奥运百年历史与中国发展的巨大变革，通过历史叙事，增强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中国奥运史虽是曲折的，但一直向前迈进，奥运纪录片对过去“成就”与“辉煌”的重新书写与塑造，不是带领我们回到光荣的过去，而是敦促我们在当下重塑此种精神，增强国民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提升国民的尊严和自信起到了重要作用。

纪录片将当下的体验置于历史情境中，使过去得以定格，社会群体从中获得一定的记忆补偿，并通过这种方式建构个人记忆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精神纽带。在感受过去的同时，个体也对历史产生敬畏和憧憬，家国共同体得以凝聚。



## 五、未来进路：媒介记忆视角下奥运纪录片何以建构记忆？

纪录片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者，积极构建奥运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尤其是针对民族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的建构成为奥运纪录片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记忆往往涉及过去，当前生活中的集体成员可能无法真正体验或亲历历史事件，而纪录片作为一种勾连历史与当下的媒介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由于纪录片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能是以某种基础为支撑而呈现出特定策略的历史叙述。在此基础上，奥运纪录片在建构记忆时应注重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叙事：聚焦多维度记忆对抗遗忘、强化周期性记忆抵抗消亡、构建全球性记忆引发共鸣。

### （一）微观层面：聚焦多维度记忆对抗遗忘

记忆与遗忘紧密相连，当我们选择记忆某些东西的同时，或许有其它历史将被我们遗忘。受众的个体记忆受到媒介记忆精心定制的影响，这种定制的内容与个体的价值判断相关联，失去了记忆也就无法识别主体身份，这样看来，个体记忆的遗忘或许是迫不得已的。因此，媒介应该记忆些什么就显得至关重要。历史是宏大的，媒介在建构记忆的过程中不免会遗失某些记忆内容，奥运纪录片是记忆奥林匹克历史的重要载体，这就需要奥运纪录片的记忆建构聚焦多重记忆内容以对抗遗忘，主要涉及“日常记忆”“记忆微光”和“濒危记忆”，受众透过这些记忆实现更加清晰的自我认知。

日常记忆是与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凌乱与琐碎记忆，与宏大的历史叙事往往是格格不入的，但这些日常记忆中蕴含的智慧和价值观构成了生活世界的重要部分。对于奥运纪录片的记忆建构而言，关注运动员、普通民众、志愿者、教练等主体的精神与情感世界，即他们对生活状态的喜恶、情感的爱憎、欢愉悲痛和喜怒哀乐等方面，将奥运期间的生活场景和个体生活细致入微地呈现在媒介的记忆空间中。奥运纪录片中的日常记忆即使不是受众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却可以使之获得感同身受的记忆体验。

纪录片的记忆建构离不开“记忆微光”，所谓“记忆微光”，是那些并非显性、不便于表达的或需要费一番力气才能辨认其轮廓，却蕴含关乎个体命运重要信息的内容<sup>[80]</sup>，这些“微光”散落在个体之间，会因个体的消逝或遗忘而逐渐消失。然而，在媒介所提供的记忆空间中，这些微小而珍贵的记忆则可以被汇聚和放大。“记忆微光”具有承载历史、建构记忆的责任，并以碎片化的形式在媒介实践的空间中汇聚、拼接，以抵御遗

忘的威胁。因此，奥运纪录片的媒介记忆建构不必都是触目惊心、无与伦比的赛场记忆，注重个体命运的人性化表达，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点亮每一个“记忆微光”，使其在宏大性的基础上增添个体性叙事，反而会让影像更具感染力。

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悠久，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古奥运史正在经历着被无意识遗忘的过程，这些记忆的遗忘带来的后果不可逆转，未经历的人往往无法填补亲历者记忆空缺留下的遗憾，而纪录片这一媒介是挽救奥运濒危记忆最为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奥运纪录片记忆建构要将濒危记忆内容再一次纳入社会的中心，吸引全社会的关注，甚至赋予其新的活力，从而将历史中的亲历者形象生动地刻画在历史的长卷之上。

## （二）中观层面：强化周期性记忆抵抗消亡

从认知到记忆再到遗忘，记忆曲线的形成遵从着一定的基本规律。同理，一个群体的共同记忆也会遵循某种周期性发展过程，其进入大众视线并获得持续关注后，逐渐冷却并渐入衰退，最终，该记忆也将走向消亡。我国奥运纪录片的传播未能与受众建立良好的联结，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期间，受众对奥运纪录片的关注度空前高涨，然而，在奥运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这些记忆都是被封闭起来的，难以被激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不断发展变迁，许多早期的奥运纪录片也逐渐被遗忘。然而，这些纪录片在当时所呈现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等方面都承载着重要的信息和价值，关于奥运的记忆永远是鲜活的。

因此，未来应在奥运纪录片的制作中加强周期性记忆建构，如在纪念性节点对奥运纪录片进行“翻拍”，翻拍奥运纪录片并非单纯地将曾经存在的画面再现出来，而是在现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历史，向那些历史经验致以敬意，加入现代化的元素，重新将过去的奥运历史记忆呈现在公众面前，周期性地重构奥运记忆。另外，奥运纪录片应从映前、映中到映后，对其进行连续性传播，反复强化公众对于奥运的记忆，使得过去的记忆得以在现实中再次呈现，让受众在特定的记忆场域反复回忆历史记忆碎片，强化受众对奥运历史的媒介记忆；同时，采用多元传播渠道对奥运纪录片进行循环、重复式的曝光，增加传播层次感和宣传力度，提高民众对奥林匹克精神和文化的知晓度，更让重要的奥运事件、奥运人物在个人记忆场域中得以长期延续。

### （三）宏观层面：构建全球性记忆引发共鸣

全球化带来跨界流动，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的跨境流动创造了机遇，记忆之间的交流将记忆的本土化与全球化问题推上历史舞台，而“全球记忆”作为一种新的媒介记忆策略为记忆研究探索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纪录片作为跨文化、跨时空的媒介形态，在与文明对话和思想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纪录片在建构记忆时应尽量拓宽视角，突破固有的家国视角和民族意识形态，客观、冷静地叙述事件，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将事件放置于更高的人类视角和更具普适性的国际化视角，注重“对话”意识的表达，将共识性记忆融入全球结构。将家国情怀与世界情怀融为一体，以超越国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把世界看作是各种个体的汇聚，而不是不同国家的集合。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记忆建构仅靠中国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必不可少。建构本土化的奥运媒介记忆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建构能够引起全球共鸣的媒介记忆，突破地域的局限性，开展国际合作，为本土奥运媒介记忆“全球化”创造机会，将中国奥运纪录片传播出去。

新世纪以来的奥运纪录片大多是中国制作，但也有少部分与国际媒介组织合作完成，如《粉雪奇遇》《飞跃冰雪线》，这两部冬奥纪录片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冰雪记忆汇入到奥林匹克文化的丰富沃土中，不仅是我国冰雪记忆的建构，更是将本土记忆融入了全球记忆。另外，将纪录片的镜头对准外国运动员或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诸多领域的影响也是对于奥运议题思想的交流碰撞，通过融通“我者思维”和“他者思维”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

## 六、结语

纪录片作为人类记忆的重要载体之一，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民族和国家集体记忆的建构。相较于其他影像媒介，纪录片往往能够更加严谨地还原历史细节。奥运纪录片中媒介记忆的建构，是对中国奥运史以及人物命运的讲述，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与国家的生存、国民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归属紧密相关，同样也影响着民族认同的塑造。

在中国，以奥运为题材的纪录片大多是在北京申办成功后出现的，北京成功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中国奥运纪录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打破了中国奥运纪录片的集体“失语”的状况。2000年以来的奥运纪录片从多个视角对奥运历程、事件、人物等等进行了深入记录和精彩呈现，重构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在历史层面，本研究梳理了2000年以来的奥运纪录片，将奥林匹克运动会置于媒介与记忆之间，对奥运纪录片进行影像内容分析，探究奥运纪录片如何通过主体建构、场景建构、叙事建构、声音建构聚焦多重视角的媒介记忆，将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重新整合，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记忆：英雄成就记忆、国家发展记忆、奥运历史记忆。在现实层面，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将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通过进一步的记忆建构得以实现，而记忆最终也服务于个体、社会和国家，在记忆维度建构身份共同体、记忆共同体和家国共同体。在历史和未来的时间维度，奥运纪录片的记忆建构涉及个体、集体、社会的遗忘问题，针对记忆的遗忘，纪录片中的记忆传承与传播，并不能单纯地“复刻”过去的历史，而应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聚焦多维度记忆以对抗遗忘，将日常记忆、记忆微光和濒危记忆等特殊的记忆内容纳入奥运纪录片的记忆建构中；强化周期性记忆以抵抗消亡，使奥运记忆得以长期延续；构建全球性记忆引发共鸣，从全球化角度出发，打破“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同时，奥运纪录片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媒介记忆的建构也是中华民族缩影的呈现，展现了一个国家和社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持续进步和发展。

本文从媒介记忆角度对奥运纪录片建构的记忆内容进行分析，仅关注了媒介文本，对于受众视角缺乏较为深入的关注，未能从受众的角度看待奥运纪录片中记忆建构的效果和影响，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后续的奥运纪录片研究中，笔者将着重探讨受众取向下的媒介记忆机制。

## 参考文献

- [1] Landsberg A. Prosthetic Mem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Remembrance in the Age of Mass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0
- [2] 邵培仁. 媒介理论前瞻[M].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26
- [3] 俞燕琳, 刘毓歌, 杜盛维. 媒介记忆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J]. 青年记者, 2021, 702(10): 24-25
- [4] 莫里斯.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毕然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69 页
- [5] 保罗. 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9—27
- [6] 邵鹏. 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D]. 浙江大学, 2014
- [7] 邵培仁. 媒介理论前瞻[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 [8] 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第 4 页
- [9] Nora, P.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J]. *Lex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1989: 13-25
- [10] 吴世文, 杜莉华, 罗一凡. 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 转向与挑战[J]. 青年记者, 2021(10): 9-11
- [11] 王瑜, 于平. 媒介失忆现象不容忽视[J]. 档案时空, 2011(12): 28-29
- [12] 邵鹏. 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D]. 浙江大学, 2014
- [13] 吴世文, 何羽潇. 媒介、情感与社交关系: 网友的 QQ 记忆与技术怀旧[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09): 144-150
- [14] 俞燕琳, 刘毓歌, 杜盛维. 媒介记忆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J]. 青年记者, 2021, No. 702(10): 24-25
- [15] Carolyn Kitch, Chapel Hill, *Pages of the Past:History and Memory in Ameory in American Magazin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
- [16] 周颖. 对抗记忆: 媒介记忆研究的现状、困境与未来趋势[J]. 浙江学刊, 2017(5)
- [17] Lagerkvist A. 9.11 in Sweden: Commemoration at Electronic Sites of Memory[J].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14, 15(4)
- [18] Motti Neiger. Theorizing Media Memory: Six Elements Defining the Role of the Media

- in Shaping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Digital Age[J]. *Sociology Compass*, 2020, 14(5)
- [19]Jia Ning. Media, Memory, Irish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 Anglo-Irish Relations on Irish TV[J].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2021, 18(4)
- [20]Guzman Andrea L, Natale Simone, Edy Jill A, Austin Jasmine T. Generating more inclusive media memory: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news archives[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22, 44(4)
- [21]王瑜, 于平. 媒介失忆现象不容忽视[J]. *档案时空*, 2011, 246(12): 28-29
- [22]邵鹏. 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建构和博弈[J]. *当代传播*, 2012, 165(04): 26-28
- [23]龚逸琳. 抗疫 Vlog 对疫情下集体记忆的建构研究[J]. *青年记者*, 2021, 708(16): 110-111. DOI: 10.15997/j.cnki.qnjz.2021.16.053
- [24]陈蓓蓓. 新媒体语境下新冠肺炎疫情“集体记忆”的建构[J]. *新闻知识*, 2021, 441(03): 37-41
- [25]王卫明, 米雅璐. 媒介记忆视角下抗美援朝精神的当代传承——以《人民日报》为例[J]. *青年记者*, 2022, 718(02): 83-84
- [26]许如邯. 媒介记忆与政治认同:《新华日报》对抗战战争的记忆建构(1938-1947)[J]. *青年记者*, 2022, No. 733(17): 106-108
- [27]徐开彬, 徐仁翠. 汶川十年: 汶川地震的媒介记忆研究[J]. *新闻大学*, 2018, 152(06): 50-62+148-149
- [28]乔凤瑾, 王中伟. 兵团政论片的记忆建构与展演——基于媒介记忆的视角[J]. *传媒论坛*, 2022, 5(20): 56-59+76
- [29]赵钰琪. 媒介记忆视角下《觉醒年代》对青年集体记忆的建构研究[J]. *科技传播*, 2023, 15(05): 102-105
- [30]罗彬, 张宏曼. “兵团精神”话语变迁视阈下的媒介记忆研究[J]. *新闻爱好者*, 2022, 534(06): 28-31
- [31]邵鹏. 记忆 4.0: 数字记忆与人类记忆的归宿[J]. *新闻大学*, 2016, 139(05): 67-72+149
- [32]周颖. 对抗遗忘: 媒介记忆研究的现状、困境与未来趋势[J]. *浙江学刊*, 2017, 226(05): 158-168. DOI: 10.16235/j.cnki.33-1005/c.2017.05.019
- [33]曾一果, 凡婷婷. 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 视听装置系统与新记忆之场[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45(01): 93-101
- [34]Ian McDonald. *Sport Documentary*. Taylor and Francis[M]. 2012

- [35]Juan Carlos Rodriguez. Playing for the Nation, Fighting for the Revolution: Documentaries on Cuban Sports[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2014, 41(2)
- [36]McQuarrie. Gender and genre in sports documentaries: critical essays[J]. 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 2013, 16(4)
- [37]Joshua Malitsky. Knowing Sports: The Logic of the Contemporary Sports Documentary[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2014, 41(2)
- [38]Luke Rodesiler Teaching with and about Sport-Based Documentary Films to Address Core Standard[J]. The English Journal 2014: 31-36
- [39]Sheppard, Samantha N. and Travis Vogan, editors. Sporting Realities: Critical Readings of the Sports Documentar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20
- [40]单万里. 中国纪录电影史[M].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 [41]倪沫. 中国体育电影史[M].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08
- [42]王庆福, 李逸阳. 新中国七十年体育纪录片的发展历程[J]. 当代电视, 2019, 378(10): 55-59
- [43]周鼎. 新中国体育纪录片发展历程[J]. 当代电影, 2008, 148(07): 38-41
- [44]蒋文雯. 中国体育纪录片发展史及未来发展方向[J]. 新闻爱好者, 2009, 346(22): 41-42
- [45]张兴动, 邓和. 体育强国战略下纪录片《从北京到北京》的叙事研究[J]. 视听, 2022, 184(08): 137-139
- [46]翁晓华. 论新冠肺炎疫情场域下大型体育赛事纪录片的价值传递和叙事策略——以《闭环下的五环》为例[J]. 当代电视, 2022, 414(10): 92-95
- [47]杨泽生, 张雨薇. 体育纪录片的多模态话语叙事分析——以《冰雪道路》为例[J]. 电视研究, 2021, 385(12): 75-77
- [48]顾彬. 影像记忆中的体育精神呈现: 2008年北京奥运题材纪录片研究[D]. 北京体育大学, 2017
- [49]周军. 奥运影像: 一个民族的记忆——体育纪录片《筑梦2008》解析[J]. 现代视听, 2009(08): 68-72
- [50]李智, 齐旻瑋. 《从北京到北京》: 奥运题材纪录片的记忆互构与价值互嵌[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2, 378(09): 86-88
- [51]江敬. 中国女排纪录片中的“集体记忆”建构研究[D]. 苏州大学, 2021

- [52]丁文霞,谢众. 社会记忆理论视角下纪录片的档案属性探析[J]. 档案学通讯, 2017, 234(02): 35-38
- [53]习近平: 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 [EB/OL]. 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4-05/8484094.shtml>, 2018-04-05
- [54][法]莫里斯·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35
- [55]王溥, 张瑞希. 历史文献纪录片的记忆叙事特征及效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评析[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2, (09): 79-82
- [56][美]保罗· 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5 页
- [57]黄煌华. 红色记忆的赓续逻辑: 唤起、建构与刻写[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04): 78-83
- [58][美]乔舒亚· 马里斯基, 甘露露, 康子旋, 彭睿爽: 《了解体育: 当代体育纪录片的逻辑》, 《世界电影》2017 年第 5 期
- [59]雒仁启, 李本乾. 2010—2019 年国际媒介记忆研究的学术脉络与未来进路[J]. 新媒体与社会, 2022(02): 251-262
- [60][法]莫里斯·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毕然等译, 第 93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61][德]阿莱达· 阿斯曼, 王蜜. 重塑记忆: 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建构过去[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6-14
- [62]刘煜. 论当下政论纪录片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路径, 《当代传播》2018 年第 2 期
- [63]沈霄. “看”中国: 作为“他者”的国家形象建构——基于 Facebook“中国文化”系列短片的文本分析, 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
- [64][法]皮埃尔· 诺拉著, 黄艳红等译.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23
- [65]李慧敏. 汶川地震集体记忆的媒介书写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2023. DOI: 10.27414/d.cnki.gxnju.2021.003245
- [66]赵悦帆, 惠东坡. 主旋律电影中集体记忆与国族认同构建研究——以 CCTV 建党百年优秀展播影片为例[J]. 新闻论坛, 2021, 35(05): 21-23
- [67][德]扬· 阿斯曼.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68]杰罗姆·特鲁克,曲云英.对场所的记忆和记忆的场所:集体记忆的哈布瓦赫式社会——民族志学研究[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2(4):16
- [69][德]扬·阿斯曼.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70]邵鹏.2014.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D].浙江大学
- [71]邹煜.“双奥之城”的空间生产与诗意呈现[J].中国电视,2022(07):89-97
- [72]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62
- [73]周军.奥运影像:一个民族的记忆——体育纪录片《筑梦2008》解析[J].现代视听,2009(08):68-72
- [74]刘敏.浅论纪录片中同期声的应用[J].电影评介,2010(17):9-14
- [75]卢春霓.21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的文化记忆建构研究[D].淮北师范大学,2023. DOI: 10.27699/d.cnki.ghbmt.2022.000596
- [76]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
- [77]余春兰.传播仪式观视域下主旋律电影传播研究:以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为例[J].东南传播,2021(06):62-64
- [78]让·路易·博德里著,李迅译.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J].当代电影,1989(5):21-29
- [79]杜磊.国家认同视域下边疆少数民族历史记忆的再生产——以腾冲猴桥傈僳族王骥崇拜为例[J].保山学院学报,2022(03):102-108
- [80]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J].社会,2010,30(05):217-242

## 附录：奥运纪录片一览表（2000-2023）

序号	片名	集数	时间
1	同一个世界	50 集	2007 年
2	同一个梦想	12 集	2007 年
3	传奇奥运	365 集	2007 年
4	筑梦 2008	1 集	2008 年
5	平安奥运	12 集	2008 年
6	我们的奥林匹克	8 集	2008 年
7	鸟巢	2 集	2008 年
8	一个城市的奥运记忆	10 集	2008 年
9	张艺谋的 2008	8 集	2009 年
10	悲壮的荣光	1 集	2009 年
11	奥运档案	11 集	2009 年
12	中国冰雪记忆	6 集	2010 年
13	郎平归来	1 集	2012 年
14	无与伦比的辉煌·北京奥运记忆	1 集	2012 年
15	冰雪绽放	5 集	2014 年
16	乒乓球在中国	6 集	2015 年
17	备战里约	4 集	2016 年
18	奥运·十年记忆	6 集	2018 年
19	娜就是我	1 集	2019 年
20	一起上冰雪	1 集	2021 年
21	女排娘家	5 集	2021 年
22	出征	1 集	2021 年
23	大约在冬季	5 集	2022 年
24	冰雪Z世代	1 集	2022 年
25	闭环下的五环	1 集	2022 年
26	飞跃冰雪线	6 集	2022 年

27	盛会	2 集	2022 年
28	银花	1 集	2022 年
29	冰雪缘梦	13 集	2022 年
30	零度之下	15 集	2022 年
31	粉雪奇遇	2 集	2022 年
32	燃情冰雪	1 集	2022 年
33	冰雪梦启程	1 集	2022 年
34	从北京到北京	6 集	2022 年
35	了不起的冬天	10 集	2022 年
36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集	2022 年
37	冬奥山水间	1 集	2022 年
38	北京 2022	1 集	2023 年